

本刊已在呈請登記中

再生

第四卷 第二期

目 要

評現行大學教育

戰爭之全體性

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

制度經濟學之基本出發點

小評論

編者後記

記者

張君勳

李光忠

雜中

大微

編者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中國往那裏去？

馮金白編 三十二開本 二八八頁

實價二角五分（郵票代洋）
實足通用）

我們所要說的話

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

我們對於救國問題的態度

我們要什麼樣的態度

民主獨裁以外的第三種政治

經濟計劃與計劃經濟

生產計劃與生產動員

國家社會主義綱領

我們與他們

這幾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國內當代有名的學者。對於中國建國問題有詳備扼要之敘述，絕非空洞不切實際者可比。在此國勢阨危之時，本社特刊印公世，以供研究中國問題者之參考。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啟

再生第四卷第二期

目錄

評現行大學教育

記者

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勱

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

李光忠

制度經濟學之基本出發點

離中

魯屯道夫小傳

張君勱

旅程

王錦第

書評兩則

1、蔣序

蔣方震

2、湯序

湯住心

小評論

1、頭腦與事實

大微

2、事功的關係可以代替內心的修養

大微

3、王錦第的異鄉集

李長之

編者後記

編者

全民族戰爭論

盧屯道夫著

張君勳譯

定價國幣一元

上海霞飛路一九六〇號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出版

本書爲德名將魯屯道夫所著。魯氏身親大戰。學識豐富。內容係討論現代全體性戰爭之性質。凡屬國民。注意國防者。應熟讀之。

評現行大學教育

記者

近二三十年的大學教育（若以北京大學的開創爲紀元，則不止二三十年），自今日觀之，顯然是失敗的。所謂失敗是說日趨下流，而向不長進的路上走，並不是說學校制不行，當恢復以前的科舉制，或什麼其他制。也許有人對學校制根本發生懷疑，想作革命的討論或運動。但本文不向這方面想。此應首先聲明。作者對學校制不懷疑，但辦學校的却日趨下流，此卽吾之所謂失敗。此所謂失敗，勿寧名之曰僨事，卽俗語所謂「砸」或「糟」。事情辦砸了或辦糟了，並非此事不宜爲。此非事之過，乃辦事者之過也。

過在何處？曰一在不用心；二在用壞心。

關於大學教育，能站在文化的立場上，用一番腦筋的，恐怕止有蔡子民先生。他站在文化的立場上，担起大學教育的責任與使命。所以他比較客觀，所以他創出一個比較開明的學風。由此開明的學風又引出一些比較有文化意味的運動與影響。此種運動與影響，是好在壞，有成績或無成績，皆可不論，然其本身爲文化的則無疑。文化的是對着非文化的而言。非文化的運動與影響，則爲流氓的，政客的。蔡子民先生所引出的風氣，所以能有文化的意味，是因爲他站在文化的立場上想教育，辦教育。然而此風隨着他的下台也一同消滅了。自此而後，就少有人像他那樣想過辦過。如果對於一件事常用腦子去想它，念念不忘，則對着

它便不能不發生問題，隨之也不能不設法去解決它。有一步解決，便有一步改進。如是，一件事情時時在創新中，時時有一幅嶄新的姿態，活躍的體格呈現出來。但是，近來的大學教育不如此。一切都在敷衍，一切都在停頓。沒有問題，所以也沒有改進。大家沒有用過心，大家是在那裏消磨光陰。任它自腐自朽，自行死去。譬如分系問題，實不應如現在分的這樣瑣碎。但沒有人想改進它。分系分的那樣多，名目百出，美其名曰專門。其實專門是要以廣博為基礎的。天下事歸於一。歸於一是專門，但要有天下事，歸於一始有意義。百川歸海，海是專門，但要必以百川為根據。故專門一方固顯然顯其專，但他方又隱然含其博。現在所謂系別專門，其廣博的根據何在？吾實不得而知！難道三年高中即可以成其博乎？如高中而可以為博，則現在之留洋博士固應不足貴矣。這，博士們如何能首肯？然則，大學系別那樣的專實毫無根據可言了。既無廣博為其根據，則只有浮淺，幼稚，簡陋，無知而已。然而對於這種結果，辦教育的人却熟視無睹，毫不過問。亦任其腐朽而已。政治學如此空洞，然必與法律經濟相對而自成一系。有書癖者則選經濟系，法律系的功課讀，喜理想者則讀政治哲學，又不得不選哲學系的課程讀。政治一方與倫理，哲學諸課其關係如此其密，有何理由必成一系？他方又與法律，經濟相關如此之緊，又有何理由必自成一系？不喜歡讀書又無理想者，則四年之功是練習縱橫捭闔，鑽營奔走，這也成了政治系的正常課程！然則，辦大學的目的固如此乎？這是以政治系為說話的對象。若說到經濟系或法律系亦同樣有病。這兩系雖

各自比較政治系具體一點，然法律又何能離了政治？又何能離了經濟？經濟又何能離了政治與法律？系是分開了，然學問本身却未分開。寫在書本子上，因為是討論問題，不能不有固定的對象，所以顯得分開了，然而實際上還是不能分開。學子讀書，以四年之功，其進修過程，豈可隨書本上的名稱之不同而虛妄分別，而故步自封？書本是各自封閉，經濟學是經濟學，政治學是政治學；然書本背後的知識却未有如此之封閉。君子進德修業，書本是工具，要透過書本向裏看，豈可封於書本之內？然而現在辦大學的人，却不向那裏着想。而可憐的青年又常發無知的論調曰：吾是唸經濟學的，吾不懂政治；吾是唸政治的，吾不懂法律。吾是唸文學的，吾不懂哲學；吾是唸哲學的，吾不懂科學。好像這種不懂是奉了上諭，很是應該似的。真所謂久假不歸，恬不知恥者矣。法學院如此，文學院更如此。現行各系之區分實有歸并改組之必要。許多課程亦實有重新配合習修之必要。這是兩個很重要的問題。辦學校的人用腦筋想來嗎？有勇氣去改進嗎？亦只是敷衍而已。敷衍即是下流，不上進即下進。而下進由於不用心。此即所謂債事，此即所謂失敗。

上言下流，還是不用心的下流。表面觀之，為停頓，為敷衍，為死沉，為腐朽，根本即無所謂運動與影響，當然更說不上文化意味。若止如此，還算好。然自內面觀之，實又不止此。表面觀之，好似不用心；然內面觀之，却又正是在用心。其心不用在教育上，文化上，所以在教育上，文化上，看起來是死沉，是腐朽。然而他的心却是正用着。其用心的方向不

在教育，而在操縱把持。所以內面觀之是有運動與影響，但此運動與影響却是爲流氓的政客，毫無文化意味。因爲在文化方面，他們固早已死沉腐朽了。所以他們的心只能在這方面發揮。這種用心卽叫做壞心。用壞心的運動叫做流氓運動。這種運動都藏在教育帳幕之內。此時的教育不是教育，乃是煙幕彈了。一個帳幕，蓋在那裏，安安靜靜不動，裏面日夜搗鬼，層出不窮。所謂嶄新的姿態，活躍的體格，都在那裏面表現，不在這表面呈現。這是所謂用壞心，這是所謂流氓運動。這樣運動下去，却是不得了！這是真正的下流。上面所說的下流是自然的消沉；此處所謂下流，却是壞透了！一方壞到極點，一方消沉到極點，教育在那裏？文化在那裏？這不是債事是什麼？這不是糟與砸是什麼？這種學校還辦它作甚？

這種用壞心的表現一在用人有封畛，二在課程隨人轉。

何謂用人有封畛？一封於自己之親友，二封於自己之所學。合於自己者，雖無學亦用之。此所謂狐朋狗黨，狼狽爲奸者是也。也叫做物以類聚。合於自己之所學，雖文理不通，亦多方用之。不合於自己之所學，雖學有獨到，亦不用，或簡直不承認人之所學爲學。此所謂坐井窺天，夜郎自大者是也。封於親友是人格之卑鄙，是謂下流；封於所學是見解之固蔽，是謂不長進。有此兩層封，遂使一切運動成爲流氓的運動！

何謂課程隨人轉？一隨親友而轉，二隨己之所學而轉。課程之設是爲的研究學問，繼續文化。凡在文化史上或在學問上佔一點位，卽有爲研究對象之資格。所謂大學設課程卽是根

據此等對象而設立。這是辦教育之根本原理。今也不然。課程不隨文化上的對象而轉，却隨人而轉。本來是按對象而添人，現在是按人而添對象。某某是我的親友，某某是我的服從者，如是，爲親友爲服從者方便設課。而親友，而服從者亦得以濫竽充數，無人過問。課雖設而不上。遊戲課堂，敷衍學生。好待大學學生皆尙認識幾個字，可以自動研究，不必聽充數者之胡謔與亂扯。充數者既無學生之夾逼，更樂得手舞足蹈，可以吃現成飯而無虞。聞某大學某教授，於學期考試，未敢出題目，竟而流考，結果每人六十分完事。此不幽默可痛也？

除隨人而轉，卽隨己之所學而轉。己以爲是學，才可設課；己以爲不是學，決不設課。合於己者，才認爲是學；不合於己者，連其爲學亦不承認。一人之興趣，先天的不能普遍於文化之各點。但所賴者有承認他種點位之大智與雅量，羣策羣力，分工合作。今又不然。除自己所好之點，其餘皆不成點。以一人之好惡爲轉移：好文學，便否認了哲學；好考據，便否認了思想。此種下流舉動，古今中外所未聞，唯今日之中國辦教育者始爲之。一國大學乃一國之最高學府，必能網羅治多方學術者而優養之，方能造成幾位大師，繼承文化之傳流。現在乃多擯除圈外，或藉辦雜誌以爲生，或藉賣稿費以偷活，或只賦與以生活之資而不使其居要職，或只排給兩個鐘頭的課程，非講師，非教授，非導師，而只藉此兩鐘頭以糊口，以顯其優待之大德。國家辦教育，而不能養年高碩學之人，此教育亦云慘矣！此等教育非學府乃贓府也！

現在辦教育者不用心，用壞心，由以上可以完全說明。現行中國教育值得評者很多，本文暫止於此。其他容俟諸異日。

經 濟 旬 刊

第 八 卷 第 一 期 合 刊 目 要

- 江西省一年來之經濟建設
- 江西省一年來之公路建設
- 江西省一年來之農業改進
- 江西省一年來之鑛產調查
- 江西省一年來之工業改進
- 江西省一年來新制度量衡之推進
- 一年來南昌市日用物品零售價格指數(附圖)
- 一年來南昌市金融行情統計(附圖)
- 一年來南昌市主要貨品行情統計(附圖)
- 一年來南昌市各業商店歇業家數統計
- 一年來江西贛河水位漲落統計
- 二十五年各週南昌市法幣流通額統計
- 二十五年各週九江法幣流通額統計
- 二十五年十二月南昌市主要貨品行情統計
- 二十五年十二月南昌市金融行情統計
- 二十五年十二月南昌市日用物品零售價格及指數
- 二十五年十一月江西各縣糧食市價統計
- 二十五年十二月江西贛河水位漲落測量表

經濟要聞

□ 國 際

日本厲行外匯管理
金集團國新經濟行市與德幣馬克
日將派經濟考察團來華

□ 國 內

民國二十五年關稅收支狀況
上年銀行業放款總額
去年十一月川漢桐油輸出之數量
全國農村之主要副業
平漢路籌設農業倉庫
全國鑄業實施專營
湘省茶業現狀

□ 本 省

贛江中正橋落成
本省計劃設立國幣廠
浙贛路各段會計本年起合併辦理
農會與各銀行倉儲抵押放款達九十餘萬
省府籌設合作金庫
全省金融網限六月底辦竣
本省所得稅辦事處正式成立

戰爭之全體性

張君勳

此於張先生譯盧也道大書之序言。今改題登於此。編者

世界大戰之始，我適僑居柏林。翌年冬由德而英，留

於倫敦，迄一九一六年四月返國。計大戰之接於我耳目者

，約二十閱月。一九一八年冬再西渡，往來於英法德三國

間，且觀四年以來之戰馬，北自比之意比爾，（Ypres）

南達今爲法屬之斯托拉斯堡（Stassburg）。我雖非軍

人，而經此前後之觀察，深有感於現代戰事之繁重，非平

日籌畫周詳，則一旦開戰，將陷國家於紊亂，而莫知所止

之境。今譯魯氏書竣，更述當時所耳目擊者，期與魯氏

書相發明，倘爲讀者所樂聞歟。

一九一四年七月之終，德既宣戰，德報上忽傳日本與

德同盟，且派兵攻俄。德人聞而大喜，見街上黃色人種，

抱而吻之。繼而日人以愛的美敦書致德，要求其交出膠澳

，於是德人見道上黃人，各投以石。時留德同學以旅居之

不安，請使館遣送回國。我獨默念此千載一遇之良機，宜

留歐以觀戰事之進展。旋我國駐德使館發給學生國旗證一

枚，以別於日人，於是德人之莫辨中日人，妄加擾害之舉

始止。

戰事初起，讀德政府所頒動員令。蓋國防軍數十團，

人數二三百萬，將以何道集合，而送之於戰線上，此爲戰

初之第一問題。我聞德國同學言，開戰之日，全國之現役

與預備役軍人，各得郵片一張，皆先期印就，告以鎗彈何

處，服裝何處，集合於何處，上車於何站。數百萬人之衆

，不煩政府之強迫，可以一呼而集，各達於指定地點，車

上有一定位置，而不至擁擠，皆由其參謀本部平日預爲設

備，故能井井有條若此。七日之後，大本營出一佈告曰「

動員事已告竣。」此六字中，即隱示數百萬大軍與馬匹大

隊等已運至前方。返觀吾國軍旅，即一兩萬人之運輸，尙

不免於涉亂，更不免於缺乏車位而誤期，視彼數百萬之衆

，可以從容上車，一一如期而至者，相去何啻千萬里。國

人試思之，此等工作，此等準備，吾將何道以救之乎？

一九一五年德國以被封鎖之故，糧食大缺，乃行計口

授食之制。各房主以家中人口數報告於市政府，每人每屋

期各得麵包票七張，分紅黃藍白等七色，每日一色，以示別區。凡購麵包或入飯館進餐者，每人每餐限以兩枚。遇有宴會，請客單上寫明自携麵包，吾輩留學生常苦每頓兩枚之不飽，賴柏林駐使顏駿臣氏分贈以所餘麵包票，乃得度日。試問政府集中糧食不許私人屯積，非其當局素得人信仰，何能一手獨攬，而不為人民所反對乎？且麵包票制之行，以人口調查為基本，每星期換票一次，事至繁瑣，而德政府行之，乃相安無事。姑以上海言之，全市三百萬人，偶聞米荒之報，富戶先自屯積，各出高價以求升斗之米，鮮聞有為全市計者。若一旦行米穀集中之制，則操縱米價，調查人數，無在不與人以因緣為奸之機會矣。此計口授食之制，為何等工作，何等預備，吾將何道以致之乎？

戰事開始後，各國經濟之大變，第一為軍事之支出，第二為軍需工業之擴充。據當時學者之調查，德國兵力共計六百萬人，每日每人之費六馬克，本此標準以計之：

六百萬人每日之費 三六，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六百萬人每年之費 一二，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七日英國務總理麥斯泰斯報告每日軍費為九九〇，〇〇〇鎊至一，〇〇〇，〇〇〇鎊，每月

為三〇，〇〇〇，〇〇〇鎊。法國最初五月之戰費為六千萬萬法郎。試問此種費用，非國家平日藏富於民，何能取之不竭若是乎？其次則國內工廠皆改製彈藥，此由於大戰之中，集中礮火，以毀敵人陣地，所需彈藥之多，為前此戰事所未見。魯氏書中自言子彈之增製，彼早注意及之，然戰事延至四年之久，則非彼初料所及。其言外之意，則所貯子彈不足以應此長期之用，至為明顯。吾人試思之，他年開戰之日，製礮製彈之鋼鐵，來自何地，汽車汽油何以補充，國內工廠皆集於上海租界一隅，假令上海為敵人所佔，更從何處號召千百工廠以從事於彈藥之製造。言念及此，能不令人不寒而慄。嗚呼，此財源，此工廠，此戰具，將何道以致之乎？

以上三項，皆吾在後方考查所得者。至於戰場之視察，計有三次。一九一五年八月，嘗得德政府參謀本部之許可，至比利時之呂讷希，與比京旅行。呂城為德人首先攻破之要塞，我原擬入各礮臺內部觀之，以「要塞重地，閱人免人」而止，但見大學校舍，與市中房屋上皆有彈痕。呂城要塞之陷，由於四十二生的大礮命中之效力，其火藥庫先毀，而礮臺因以倒塌矣。至比京時，其居民生活一如

當時，但聞德人將其戰時工業材料移至德國，并強令此人移居，爲德廠工作，真所謂國破家亡，由人宰割而已。此第一次也。

公園鐵門倒地，其他工廠船廠之受害者不知幾何。此兩次襲擊，可爲魯氏所云今後戰場不限於前線，而廣及於後方之言之明證。此第二次也。

一九一五年冬由德經荷蘭而至英倫，旅英七八月之久

一九一九年春爲歐洲休戰之日，作第三次戰地之視察，北自比之意比爾，南至斯托拉斯，皆我所嘗遊之地。

所見聞者，以英內政爲多，然遭兩次飛艇之襲擊，謂爲等於戰地上之經驗可焉。某日晚十一時，與友人在戲院中觀沙士比亞劇，忽聞飛艇聲，繼而炸彈下落，房屋動搖，有如地震。友人先行，同座散者大半，我以爲與其死於途上，不若死於屋中，乃留不去，及觀劇畢步行而達寓中，翌朝至其地觀之，則近處房屋玻璃盡毀，每日電報社之社所(Daily Telegraph)全屋受空氣震蕩，牆壁作傾斜之勢，其印字機有拔地而起者，此十五年冬間事也。十六年四月，由倫赴英北部之牛喀塞爾(Newcastle)本定夜九時可到，不料七時頃至大林頓站(Darlington)又遇飛艇。於是英之東海岸全部熄燈，凡工廠鐵道與夫電報皆停工，蓋德人之所以爲此，其大目的在阻礙英之軍事工業，而毀其工業重心而已。車初停時，乘客得在車外仰首以望飛艇，及深夜，車門緊閉，至翌晨三四時，飛艇去後，車乃復行。既抵牛喀塞爾。我行市中，見電車倒臥街中者兩三架，

是時法國有導觀戰地之旅行團，我加入其間，遨遊旬日，火車可通處坐火車，不可通者坐公路車，有時舍公路車而代以步行，則陷於進退失據之窮境。某日我自定一路線，先坐火車至香底意(Chailly)繼坐公路車至公比逆(Compiègne)問同行者言此地華工不少，在此掃除殘餘敵彈，我樂與之一譚，且詢其戰時生活，乃舍公路車而步行。孰知路上礮彈遍地，電網密佈，行路之難，出人意外，幸遇華工一人，且行且譚，以達於拿亞榮(Noyon)。步行稍久，勞頓不堪，先入旅舍午飯，詢以該地交通，答言火車與公路車俱無。聞言之下，莫知所措，繼而店主來告，此地往來，但有郵夫獨坐之自行車，旁有一座，每日一二時必來，倘君嘗以紅酒一瓶，渠必樂於以座讓先生。後果如其言，乃得於晚五六時達宰恩車站(Aron)是時法國遭兵燹之後，一切未復原狀，故交通不便若此。經此一度，非

有火車或公路車，不復輕易嘗試矣。此旬日之戰場觀感，當時曾作日記，今已散佚，但有五六處，尙留有多少印象，第一爲郎同教堂 (Raimis) 乃戰時法人大聲疾呼以反對德人之轟炸者，除屋頂角上，略有損傷外，餘尙完好，此可與意之米爾教堂，德之哥恩 (Gönn) 教堂媲美者也。第二爲蘇亞松 (Saisons) 此地爲一九一八年德英互攻之處，原有小泥山，適爲德之大礮所中，山倒後反留一大坑，可以想見此彈排山倒海之力。第三爲亞米恩斯 (Amiens) 一九一八年英去聯軍之防守，以此地爲交界點，德人原欲於此斷兩軍之聯絡，然後獨圍攻草軍。此地車站上有礮彈毀傷數處，及至亞米恩斯之後方，又見積年所夢想之四十二生的大礮，此礮重量甚大，德人倉皇遁走，無法運去，擒獲此礮者爲澳大利軍，澳人僅鋸一小段以歸澳洲，故至今猶留於田間，供人憑弔。第四爲聖剛且 (St. Quentin) 此地有德軍濠溝，名雪格佛里 (Sigfried Stellung) 或與登堡線，全面積縱二三十里，橫亦數里，其中濠溝交織，不可數計。導觀者爲之解釋軍隊換班時，有進路，有退路，每日有戰地飯車，等候於交通口上，所以設橫直兩種溝道者，便出入也。德人嘗堅守此陣線，以阻英法軍之前進

，孰知一九一八年八月以後德之軍心渙散，此陣線卒亦爲敵所攻破。第五爲凡爾敦，與阿貢納林 (Argonnevald) 德皇太子駐軍於此之日久，同行者指地窟中疊疊空酒瓶所在，曰德皇太子之享樂也。此五地之戰蹟，至吟思之，猶隱約在我心目間焉。

嘗綜合前後兩方與戰地三次之漫遊，乃得一結論曰：大戰垂四年之久，其戰法之爲陣地戰爲活動戰，所用武器爲大礮爲飛機爲坦克車，勝者爲誰，敗者爲誰，一切可置不論，要其雙方戰鬥之支持，達於四年以上，皆交戰兩造精神力與物質力之充實，有以致之也。

語曰不知來，視諸往。歐戰之經過，足爲吾人今日之參考，始無疑義。方今抗戰之聲，洋溢國中，然主戰者所言，大抵憤敵人之凌侮，乃不惜拚一切以爭之，至於準備之詳細計劃，鮮聞有人道之者。孔子有言，「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焉，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我之譯魯氏書，所以使國人稍窺現代戰爭之內容，更望其本孔氏「好謀而成」之意，將政治、軍事、財政、經濟、技術、五方面，振作一番，庶幾開戰之後，支持日久，可以一雪恥辱而確保吾族之生命焉歟。是爲序。

美國人最近對蘇俄的觀念

李光忠

最近半月美國報紙的熱鬧新聞是蘇俄的「托派陰謀」案件，這件大案料想中國報紙亦必登載，無須詳說。這下面說一點相關聯的有趣問題。

自從法西斯主義抬頭，標榜撲滅共產主義，蘇俄要應付這個大敵，急結外援，於是停止向來對英美資本主義的攻擊，加入國聯，與法聯盟，以民主國家自居藉此拉攏英美。美國方面對於蘇俄的「民主」至今懷疑。去年金諾微夫 Zinovieff 及喀麥訥夫 Kamenoff 等十六人因「托派陰謀」罪名一齊處死，法律手續甚欠完備，頗為各民主國家輿論所不諒。這次審判「托派」十七人，第一名是著名記者拉狄克 Radek，第二名是重工業副委員長暨雅塔可夫 Platakoff，第三名是前駐英大使梭柯爾尼可夫 Sokolnikoff，其餘大都是在蘇俄有相當地位的人物。這十七人的罪狀是勾結德日間諜，圖謀殺害司塔林，推翻蘇俄政府，恢復資本主義，並先行唆使工人怠工，破壞鐵路車輛，鼓吹戰爭。開庭審問時邀請各國駐俄使節旁聽，十七人盡皆

招認。結果，拉狄克梭柯爾尼可夫等三人判處十年監禁，暨雅塔可夫等十四人判處死刑。

據報載今年四月還有一批「托派」要受審問，其中知名之士有著名記者蒲哈林 Nicholai Bukharin 及曾任蘇聯「首相」六年的黎可夫 Alexis Rykoff。

這次是暨雅塔可夫最先慷慨招供，他如何到瑞典晤見首領托洛次基 Trotsky，如何商議，說得旁聽者都信為真實。據說托洛次基原主張共產主義不能一國單獨施行，斷以要造成世界革命；現今世界革命既不成功，俄國仍當回復資本主義；要達回復資本主義的目的必須造成戰爭使蘇俄大敗，推倒司塔林，否則不能有望。

托洛次基在墨西哥聲言向不知暨雅塔可夫其人，何從有晤見之事，口供是「威逼」的，這完全是「司派」對個人的「構陷」。又說，他的兩個女兒都被司塔林間接殺害了，這次又捕去他的第二個兒子。他願意有一個機會對民衆或法庭提出他並無如此陰謀的反證。

美國有一部分人現在正在進行想給托落次基一個表白的機會。

美國各報對於這個重大離奇的案情消息逐日登載，並且不斷評論。蘇俄駐美大使托落亞洛夫斯基 Alexander

A. Troynanovsky 於一月二十八日晚間宴會藉着「蘇俄新憲法」的演講題目做了一點宣傳。他說蘇俄現行的是社會主義，並非共產主義，甚至蘇俄新憲法中並無共產主義字樣；共產主義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社會主義是「各盡所能，各酬其勞」，蘇俄制度正是「各盡所能，各酬其勞」。他說司塔林是在社會主義之下推進民主政體，願與海外民主國合作；現今世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鬥爭，乃是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鬥爭，而蘇俄是站在民主主義方面。接着，他指摘「托派」勾結法西斯國家之罪惡。一段演說面面俱到，立意甚巧。

一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有一段社評針對托落亞諾夫司基的演詞，譯其大意如下：

「外國觀查蘇俄的人，友誼的及非友誼的，向來都會力稱俄羅斯所成立的不是一個共產主義之國，而僅是一個社會主義之國。現今蘇俄駐英大使托落亞諾夫司

基不僅承認其是而且堅持其是，這是值得注意的。

在一般人心意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而且也許不容易得到多人公認一種嚴格正確的區別。其混淆的原因之一是實際上兩種重要區別，第一是關於取得政權的方法，第二是政權到手後建立的經濟制度的派別。大致言之，凡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相信政權應當由「以說服人」入手，從選舉票區獲得；凡自稱為共產主義的人們就相信政權只能強力奪取。這個區別大體上是對的，儘管實際上激烈派的這種見解或有程度之分，例如有些激烈分子認為可以利用合法手段取得的權力不妨盡量爭取，但終將需用強力。

這次蘇俄大使的演詞不會論到策略的問題而只是論蘇俄設施的實際狀況。他聲明蘇俄設施是基於社會主義的原則而非共產主義的原則。他說共產主義原則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對社會主義下的界說是「各盡所能，各酬其勞」。他力稱現今蘇俄經濟制度是照着後一個原則辦理的。

他的這個說法大致是真實的。為求增加生產起見，蘇

俄僱曾明定以較高的報酬給與較熟練及較有生產力的工人。此刻值得注意的不是這種久已公認的事實而是蘇俄大使對這種事實正式堅決的新聲明。曾有一個時期，蘇俄代言人雖承認蘇俄尙只施行社會主義，却聲明這乃是準備達到完全共產主義的一個過渡階段。但現今蘇俄大使指明「共產主義，無論作爲口號，或作爲目的，總沒有在蘇俄憲法中提到」。更值得注意的

是他的措辭「現今世界最重要的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乃是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主義的鬥爭」。以前蘇俄代言人曾明告我們說但凡資本主義存在時真正的民主是不可能的。又說資本主義的最後掙扎是一定不易的要歸到法西斯主義。現今蘇俄大使的說法縱非實際教條變更而語氣已大有變更，其理由是不難明白的。蘇俄在與德日立異之時深感需要各大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的同情和援助，所以必然要盡量形容蘇俄

俄的趨向與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相類。」

紐約時報記者的結論可謂「一語破的」，也可見在人民程度較高之國不易做宣傳工夫。

共產黨不必再談「主義」了。司派由「共產主義」改到「社會主義」而至於要求「資本主義」國家合作。托派由「共產主義」轉到勾結「法西斯主義」國家而圖恢復「資本主義」。

托洛次基將來縱有機會自白，無論結果表出是他或是司塔林及其黨羽沒有陰謀，總之不外證明一個重要之點：共產黨爭奪政權不擇手段。

如果蘇俄此案情真，法西斯國家的國際陰謀可謂陰毒。想想前幾年是誰作俑。

法西斯國家與共產國家的水火之勢由此更深一層，兩間的仇恨不知更要綿延多久或更演多少國際怪劇和慘劇。中國最好是力避攪入漩渦。自力圖存最爲緊要。

制度經濟學之基本出發點

。 離 中

康門士論拉克的觀念

本文譯自康門士制度經濟學第二章方法。譯者。

拉克 (John Locke) 是英國革命的十七世紀之製造者。所以他的遺跡是很苦的。在兩次革命中，他被他所反對的與夫所嘉許的所虐待；而在三十年間，他只能以假名印刷其作品。他從未公開地印刷過，直至他五十歲以後，他才有了自由出版的權利。可是那時已是在一六八九年的革命之後了。這次的革命把他從放逐中帶回故土，因而即于此遂奠定了近代的資本主義。

他的經驗範圍，其廣其精是一如他所處的世紀之所供給。他因訓練而為清教徒，他有服務牛津的生活。當清教徒當權時，他被他們逼得默無一言；當國王當權時，他又被他所轉變。他的命運是與 Shaftesbury (minister of state) 同起伏的；他曾居住在他的家裏，他也曾為他而寫過關於宗教，科學，與政治的書，他也隨着他一同而出亡

(被逐)。他見過大的執行與小的執行，大的監禁與小的監禁，他也經驗過人們的財產與意見之被教會，國王，清教徒，以及法官所沒收與壓抑。從牛頓到牛維浩克 (Leuwenhoek)，他也曾作過新科學家的朋友；他又「新知識」的辛苦研究者，他也是以經驗改進知識的新皇家學會的會員。(在一六六二年，此學會為查理第二所特許。)

在拉克之為人，他是以懷疑代替知識，以概然代替定然，以理性代替權威，以研究代替獨斷，以立憲政府代替絕對專制，並為財產，自由與容忍之故而主張法院之獨立。在任何學問方面，他總是簡舉了十七世紀，而支配了十八世紀，並制約了十九二十世紀中的正統經濟學家的制度的概念與心理的概念。他的人類悟性論激動柏克萊成為唯心論，休謨成為懷疑論，法國人成為唯物論，最終並使康德主張其知識的先驗形式與範疇。但是拉克個人却只在注意任何事物之合理性 (Reasonableness)。他的政府兩論

公正了一六八九年的革命，並引出美國與法國的人權革命。但是立克本却只注意於以一六八九年英國人的民法權

代替亞當傳下來的國王之神權。在此兩論裏，他又使「勞力」為政治學與經濟學的基礎，亞丹斯密因之而得到其以「勞苦」(Labor-pain)為自然價值之尺度的學說；

理恰圖(Ricardo)因之而得到其以「勞力」(Labor-power)為定常價值之尺度的學說；而馬克所復因之而得到以「社會勞力」(Social labor power)為掠奪之尺度的學說。但是，拉克的勞動觀念却是個人自己勞動生產中的私有財產。他只注意於反對國王不顧法院的見解而任意沒收財產的舉動。他的論容忍書(Letters on Toleration)即是他的從討論人類悟性的範圍與政府的範圍中而引出的結論。在這些討論裏，他說明了關於利東人門的見解，言論，與集曾等的自由問題。所有關於這些討論的論文，他都以假名或在外國寫成，重寫，或印刷，直有二十餘年之久，他公開在家中印刷不過十二個月之間。但是這些論文却足以使任意亂為的君主政體變為立憲的君主政權。

I 觀念

拉克的人類悟心論，其實際目的是在指出人心所實在能知的與不能知的究竟有多少。這個意向是從十七世紀的爭辯與獨斷中發生出的。這種爭辯與獨斷實足以引起混亂，不容忍及內戰。

「五六友人會于吾之寓所，討論着一個題目，他們突然停止，因為觸處都是困難。在經過一度迷惑之後，終未曾解決擾亂我們的那些疑點。我心裏忽然明白過來，我們是走錯了方向。我覺得：在我們追究自然之前，必須先考察我們自己的能力如何，並須先看什麼對象是我們的悟性所能適應或不能適應的。」(拉克全集，人類悟性論中給讀者。一八一二，第十一版十卷本。以後關於拉克，皆以此版本為據。)

此即是拉克研究學問的「新路向」。此「新路向」標明了他的創造的天才，並在其書中以觀念，字，及概念等概念而終結。

拉克說，在心中的觀念是人們所實在知道的唯一對象，而以「字」表之于外。天賦論主張吾人有同有的觀念，

本有的品性，此等觀念或品性于吾人之初生即印于吾人的心上。但是立克反對此種學說。他說：「我們可設想人心如白紙，空無一物，無任何觀念，無任何品性。然則它如何充實起來？……一言以蔽之曰來自經驗。」（全集，卷一，册二，章一，節一與二。）

拉克以為經驗是感覺與反省兩者所組成。五官將許多「分子」傳于心中，此等分子被反省後，遂有種種存于外物之感覺質的觀念，而此等觀念又被符號所表示，如黃，熱，硬等皆為表示一感覺質之觀念的符號。反省，如照鏡，是吾心之運用，運用於它所得到的觀念之上。但同時反省亦被從任何思想中所引起的滿足或不安等情感所伴遂。這些心中之運用，當靈魂反省並思量它時，它即以另一組觀念供給于悟性。此另一組觀念非來自外，全在其自己之心中。此種在心中的觀念可名之曰內感，而從此內感所引起的觀念即是所謂知覺，記憶，注意，重複，了別，比較，組合，命名。

進行中之感覺與對於感覺之反省是簡單觀念之兩個源泉。簡單觀念，進而被反省，即生起樂與苦之觀念。樂與苦供給選此思想或行為而不選彼思想或行為之理由。並由

之面生起力之觀念，存在之觀念，統一，相續等之觀念。

從此等簡單觀念而組合起的曰復合觀念。復合觀念是簡單觀念之集和，如本體，關係，種式等皆為復合觀念。簡單的與復合的觀念即我們所知的事物。心，在其一切思想與推理，除它自己的觀念外，並無其他直接的對象。心只能或只是思維它自己的觀念。而所謂知識亦不過只是我們的觀念之合與不合的覺知而已。

如是，拉克在心與心外之世界間，作了一個完全的區分。心觀察它自己對於一定的些觀念之運用。它從簡單的觀念結合起一些復合的觀念，並至高度復合的觀念，如本體，因果，道德，神聖法與民法等是。

這種內在的機械性，心，摹寫一外在的機械性，世界，即兩個世界之區分，乃是從拉克到十九世紀末經濟學說之特性。除消此種兩元說而代之以心與外界間的機能關係，此種概念，在經濟學說上，在門格爾（Menger）與賈巴衛克（Bohm-Bawerk）以前還沒有造成。門格爾，在八七年，在「減少效用」（Diminishing utility）的名目下，造出情感依於外物，外物滿足欲望的觀念，並造出外物增加其豐富，情感即可減低其強度一觀念。隨之

賈巴爾克，在一八八八年，又造出將來商品之價值小於現在之觀念。自此以後，機能關係遂代替以前心與外界的兩元論。如是，我們需要「稀少」與「未來」(Scarcity and Futurity)兩概念以準備心身之依於現在及將來的外。在世界上所具有的變化程度之機能的觀念。我們用此觀念以代替拉克而後所造成的心與外界之區分。不過，縱然有了這個機能的觀念，而那些樂欲的經濟學家(Hedonic-economists)仍然還是繼承了拉克的感覺與觀念的分子說。【即感覺與觀念的微粒性。經濟學上樂欲的心理主義者如賈巴爾克，雖然注意了心與外物的機能關係，但其所注意的仍是感覺及欲望的事實性或材料性，即只注意了赤裸的情感或欲望，而未注意情感與欲望以外的其他成分。他的經濟學說即由此赤裸的微粒的情感或欲望或感覺而造成，並未注意到經濟關係之法律性，制度性以及道德性。所以他們還是分子的感覺主義者，而不是全體的制度主義者。此點必須予以嚴重的注意。制度學派的經濟學即由此點而改進以往，不同於以往，且吸收以往。譯者注。】

拉克的心的機械觀即是觀念之被動的容納觀，如牛頓的微分子一樣，從外邊傳進來，再經反省而為內。這種情

形也是物理的經濟學家的一種特性。馬克司將此情形達于極點。他把個人的意識還原到只是財富的生產與獲得之抄本。按照一種預期的互行之重複(An expected repetition of Transactions)的觀念【這個「互行」的觀念是

制度派的中心點，以後再講。譯者。】要想把拉克的分子式的感覺，反省，意志等等諧和起來，則對於心須有一種進一步的看法，即當該把它看成是一全體之活動，不當把它認為是來自外的些分子式的感覺。我們可以把這種全體之活動看成是一創造之動力，此種動力當是站在預期結果的觀點上向往着將來，且足以操縱或運用外界及他人。這種新觀點即是最近的心理學及經濟學所要想去完成的。

【唯用論，格式心理學，制度經濟學等都是向這個目的而趨。德人萊賓巴哈 Reichenbach 的原子與宇宙及現代物理的世界等書也當參看。這是最近想將光之粒子說與波動說結合起來的著作。又懷佛海觀念之前進一書亦當一讀。此是原注。譯者于此頗有感慨。西人治經濟學尚博讀哲學書籍，以正確其觀念，創立合理之新學說。未有毫無思想而可以統馭材料者。夫科學即解說事實之系統的知識。知識既成系統，必有原則以貫之，決非散沙之流。而此種原

則又常隨時代之不同而有異。十七世紀，十八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皆各有主宰整個時代之思想潮流。康孟士深知此意。拉克的原則支配了正統派的經濟學，而十八十九世紀，乃分子說，物質說，機械說頂盛之時，故其諸科學亦無不表現此種精神。二十世紀又入于一新階段。而整全說，機能說，格式說成爲一種無孔不入之新原則。物理，生物，心理，經濟無不表現此種原則之爲真理。而統貫一切之哲學亦大發揮此種精神而無遺。康門士握住這個原則而應用於社會事實，成功了他的適應新原則的新經濟學。這種研究法，結果所得才是活的學問，科學的知識。那有像現在的中國人，不肯用思想，不敢解析事實，造成新理論，新科學，而只取巧討便宜，放馬後砲，偷取人家一點半點皮毛概念或見地，來治古書，考古董，以爲新理論，新科學知識只好讓西人去包辦，我們是不敢侈想妄談的？大家應須知，持這種態度的人，又最喜談洋化。但讀者又應知似這種專以放馬後砲爲能事，又如何能西化？又如何能化上去？自己專門對付古董，方向不與人同，又能化人家的什麼事？自己根本不用思想，不察事實，又根據什麼來與人家化？似這種談西化的人最可恨。專門說不着邊際無

意義的話，來嚇唬人。以此道而鼓吹西化，則西化終不得成，而東化亦消滅無餘，此則可怕也。又現在中國赤色哲學家專捧馬克司的資本論，視之若神聖。殊不知資本論所具備的原則乃是十九世紀的哲學原則，即物質說，分子說，機械說。早已不適用於現代的哲學原則，視二十世紀已成過去。我們對他只能有所吸收與改進，而不能視之若神聖。我以前批評馬克司的唯物史觀即根據這種精神而立論。吾並非有成見。吾一見而知這種思想乃其與現代的主宰原則不相融。故必須加以批駁。其他各方面已公認了新原則，豈容社會哲學獨逗留于十九世紀之狀態？故必須加以改進，使其與時代大流相融洽。故我的社會根本原則之確立一文乃爲一必須之作品，吾對之信仰極堅。惜乎，古老的中國人未之能識也；放馬後砲的洋博士未之肯顧也。然吾深信經濟學界必有起而倡之者，必有慧眼人創造新經濟學，彌補此種缺陷，以適應主宰時代大流之新原則。果也，康門士出矣。吾以康門士之經濟學，益足徵吾所立之社會原則爲不謬。吾焉得不喜？

【我們對於拉克雖有修改，但拉克本人已備有我們的前進之餘地】。拉克有經驗的主張，他并證明我們一切觀

念之起源只是五官，但他認五官只或多或少給我們一不完全之圖象，並不能給我們一種關於世界之一定的系統的知識。他這兩個意思即是爲我們留一前進之餘地。現代的心理學及經濟學只須除掉他的心之物理觀即足，而他的經驗方法仍可採用。仍可用之以研究心理學，歷史學及經濟學，恰如其當年用之于物理學一樣。而代替他的心之物理觀的那觀點也須與此經驗方法相適應而後可。

具此觀點以進，我們將見，如果我們將「意義」這個帶有感性的字加到拉克的「觀念」這個純智慧的字上，我們可得到拉克心中之所想，且可以消除他的主觀分子之機械的類比。他以爲主觀分子，即感覺，是環繞心而轉動，且與外在世界相分離。如果我們在分子式的觀念上加上「意義」這個字，則他這種主觀分子之與外界分離的主張，可以不發生。「意義」這個字，如此處所指謂的，是表示情感一方面（Emotional aspect）。而其中之觀念則是純智慧一方面（Intellectual aspect）。「意義」一詞兩着作用於內外變動世界上的與動與反動之意志過程的主客兩面。

此「意義」一概念即足將拉克的「觀念」一概念從照

鏡式的被動影照變而爲觀念之能動的心理構造。此種心理自動構造出的觀念，其內在地被選取，被轉化，目的即在追討及理解那外界之複雜性。按物理上說，紅色是以每分鐘四〇〇萬振動次數而組成，而藍紫色則是以每分鐘八〇〇萬振動次數而組成。【參考Leans: The Universe around us, 環繞我們之宇宙。】我們所見的是紅色，

但所謂紅只是我們給世界的機械性上的一定的重複的一氣意義，所以紅並不是一個抄本。機械世界中一定的重複，既有時可以暗殺兇手意謂之，有時又可以玫瑰花草意謂之。所以紅，玫瑰等等都是那所已經發生的物事之推斷，或將要發生的物事之預期。而此種推斷或預期又是根據經驗，重複，記憶，以及正在誘發中之興趣的。所以紅，玫瑰等等觀念都是些不同的意義，我們用之以賦予每分鐘四〇萬萬之振動次數。我們的知識並非抄本之類。在智慧方面，知識是內部創發出的觀念；在情感方面，知識是將觀念關涉到感覺的那些意義。在對於各種事態之秤量方面，觀念與意義都有關於價值的指示；而在意志方面，則它們即表示一種活動及交互的活動。【經濟學上關於價值的意義及經濟行為關係的意義都於此原則而指明而引出。讀者

不可忽略。譯者。】

「意義」一詞即是觀念之名字，我們把這個名字構造起來（意義具於其中），爲的去造成經驗之部分與經驗之全體間的關係之公式。因此，名字總是表象某種物事而不能與情感或情緒（衝動的或行爲的）相分離。情感或情緒，當它們到了行動發軔的時候，我們即開始之以價值。那即是說，它們到了相關的重要點。這個重要點，因着我們對於自然世界及環繞我們的他人的關涉而現實地並測度地被指示出，並把它客觀地付與外的物事。【此即是情感，觀念，行動與外界四者合而爲一的一種行爲過程，經濟行爲或道德行爲過程。此處將以此而引至經濟行爲。譯者。】

這個意思即表示：「意義」帶出預期的觀念。「意義」所指示的多於一個觀念之內容，它還指示出被觀念所引起的預期。拉克的「觀念」只是某種外在事物的內部抄本，而只被內在的理智之心所造出。而我所謂「意義」却又能指示出那些觀念在行動上的重要點。

在此方面，「意義」一詞指示價值，選擇與活動三者間不可分的面相。拉克的「價值」一詞只意謂一外在的

性質，即是說，使用價值，存在於對象之中，但被反省而成爲內部的觀念。但是現代的用法，却是把名詞「價值」改變爲動詞「價值」（Valuing），即所謂價值化，此種價值化即含有一些意義與相關重要點中的些情感，而此意義與情感又是被直接的或預期的事實所引起。故「意義」與「價值」是互不相離。「意義」是內部的着重點，「價值」是外部的着重點。兩者都是活動於世界以及反動於世界這個同一的意志過程中的成分。

同時，意義與價值又不能與「選擇」相分離。選擇即是指的意義與所估定的價值之一種外在的證據。拉克的權力觀念給他好多困難，而在人類悟性論第二版時已加修改，其解析是很顯明的。他的內部被動的機械主義之心與外部能動的機械主義之世界的區分，足使他的「權力」一詞無意的意義在內。他只看見了內部的心之物理過程，外部的物之運動過程。他見到這兩種情態，恰如他看見某種東西推動其他事物一樣。如是，「意志」變成光學，熱學及化學中的活動類的東西，而決無於多種間施行選擇的觀念在內。選擇觀念，在物理學中，似究竟不能有東西；但它只有在過去三十年間，才成了新經濟學的基

基本概念。【此意是說，選擇觀念在自然科學中不能發生，但在社會科學中却必須顧及。可是正統派的經濟學，仍如物理學，不把它計算在內。它的進入經濟學，才只有三十

多年的歷史。譯者。】事實上，拉克關於「權力」的討論確未曾顧及「選擇」的現象。選擇，在拉克，只是與樂苦有關。不過假設他把他的實驗法，不是反省法，應用於心理學，猶如他及他的同代人之應用於物理學一樣，則他可以不必有物理式的「意志之解析」，他可以看出，意志，即他的權力的觀念，即是一重複選擇之過程，並且是在時間上實際可親近的那最好的一種事態上的活動過程。【最好的事態即是你所選擇的對象。此對象常因時因地而不同。在經濟學上，選擇營業，選擇資本，選擇勞力，選擇市場等等皆是各種不同的對象。你的意志於此總選擇一種比較實際可以達到的作爲你活動的對象。譯者。】這些各種不同的對象，在其動用上，意義上，以及相關重要點上，也都是繼續不斷的變化。像這類情形，總不會發生在物理學上，光學上，或天文學上。茲再轉而至於意志，他的權力的意義，實可以看成是全身體及外界間的一種機能關係；而意志本身則是施於世界及他八上的不同的權力程度間。

的選擇過程；而選擇之根據則在附屬於有利的對象上的相關重要點，即其意義與價值是也。【相關重要點亦因人因時因地而不同，此語甚有意蘊，讀者勿忽焉。】

這種選擇的機能概念，實在也含着一物理的過程。但此物理過程却又完全不同於物理學中的物理過程。一個選擇過程，在同一活動上，含有預定，避免，及禁止這三度。預定即是物理力或經濟力之向一方向而努力；避免即是另一預定之排斥；禁止即是在一實際預定中選擇一低度力以抵禦一高度力。

這種物理力或經濟力的三度性，在物理學上，是沒有的。這三度性是屬於意志之活動，經濟說與法律說即於此而建立起。【參看康門士的資本之法律基礎。】這種活動即是一能動的選擇過程。這種有生的行爲是不同於無生的行爲的。因此不同，吾將常用「選擇」一詞等於「價值」，「行爲」，「活動」，「互行」諸詞，並將使其作爲拉克的「權力」一觀念之正當的意義。這種選擇之三度性，拉克是不知道的，並且在他的心之物理觀裏，是沒有地位的。

按照這種人類行爲之物理向與經濟向而言，則觀念，

意義、價值以及活動。四詞即是人類對於物界及他人的活動中之不可分的智慧的、情感的、意志的過程。這種含有智情意而不可分的總過程是代替了拉克的內界與外界之區分的機械性。在後而，我們將使物理力與經濟力及道德力分開。

假設知識只是關涉於觀念，而觀念又只是事物之抄本，而不是事物之本身，如是，即便一個事物其本身只是簡單觀念之集合，則如何能有知識之確定性呢？「凡以上所論是從觀念方面，藉「意義」之加入，改變了傳統經濟學之觀點。自本段起，以下將從理性方面，注意於行動之合理性，即行動之社會性，關係性，交互性，以改變傳統個人主義之經濟學。譯者。」拉克以為確定的知識是有數學性，邏輯性及推演性的知識。有此等性的知識能直接或因證明而覺察到觀念間之連結，契合，不契合，以及齟齬。如果，它們是直接地被覺察到，譬如黃是黃，黃非是白等等，此便是直覺的知識，或如吾所說，即「意義」是。如果因證明而簡接地被覺察到，譬如三角之和等於二直角，此便是理性的知識。這兩種知識，直覺的與理性的，合起來組成「理性」之智慧之基礎，並組成無可懷疑的確定知識

。這種知識，在關於永恆，無所不能，無所不知，至明，至微的東西的主張上，其確定性是很顯明的。這種東西的存在是很自然地從我們的知識之每一部分中引申出。這樣引申的證明，足以使我們確定了那個永恆，萬能，至知，至明，至微的東西之存在。而此種證明的成立是根據於原因與結果的觀念的。而在證明那個東西之存在上，結果不能大於原因。結果是世界，原因是上帝。

這個觀念可以引至兩個結論。第一，因着在原因結果的證明過程上，於乘結果中有一個結果是人的智慧，所以隨着，那本源的無限的「因」也必是一永恆之心。第二，我們在自然中能發見出秩序，諧和與美，但是如果沒有一第一永恆之情與智願望秩序，諧和與美並將一切後起之全整體包括於自身中，則秩序，諧和與美即不能產生出。

這種永恆之心的觀念，簡單說來，即是圓滿之觀念。此觀念亦能使我們決定說世界有一永恆的道德律，且俱着她的責罰之尺度。此永恆之道德律，其對於理性動物及研究她的研究者之前單明瞭，與公產法之簡單明瞭同。

因此，拉克的「理性」觀念不只是一智慧之過程。他又把終極目的所有的情感意義加添在內，此即所謂「幸福

「者是，他又添一自然律之工具的意義，由之可以達到那個終極目的，此即所謂「正義」或「公正」者是。他使理性同於神，同於自然中的律則以及人間的幸福。此等概念，即理性，神，律則，幸福，在他的政府論裏，變成了慈佑，永恆，無限，不變之物。此物站在諧和，平等、和平，豐富諸原則上，以意向於人類的和平，且保障人類之生活，自由與財產。

因此之故，拉克被人目之為功利主義。他的功利主義是一無限之權威的意思，不是邊沁的地球上立法的意思。按此無限的權威之多般意向，拉克有了一種確定的知識，以證明而引申出，並在此種確定的知識上，他建設他的自然之法則，自然權利說，價值說，以及財產與自由之合正義性。神，自然與理性是同一的；它們連起來證明了一六八九年的革命是對的。〔此種思想即是文藝復興而後，趨於開明階段的理性主義。由此開明思想，發出近代文明之大花。此風經過十八十九世紀以至於今日，突然遭遇了不幸的壓抑，此壓抑即獨裁主義是也。羅素曾名此種反動曰反理性主義，名此時代曰反理性的時代。其言甚有依據。讀者試將今日獨裁之狂潮與拉克時代之言論相比較，便可

知前後兩精神之不同。所以廿世紀，雖在學術方面有開明的進步，比拉克所啟發的開明思潮還要開明，然而在政治方面却實又轉而為黑暗。十六十七世紀所開發的光明，延至今日，幾有被狂潮之昏暗所蒙蔽之勢。此今日理性健康之思想家所不可不注意者也。譯者。】

不過，於此，我們又可看出拉克的個人主義。據他的意思，所謂人類也者並不是他們所處的時代與地方上的習慣與風俗之結晶，但却是一些理性的單一體。譬以拉克為例，拉克也是一理性的單一體。此單一體，因理性之運用，能確定了宇宙中無限的仁慈之理性的定然以及自然法則的定然。宇宙只有一無限之理性，一無限之原因，一切個人皆能知此理性與此原因之確定性。因為一切個人是那無限之因的些結果。所以此無限之理性即是拉克個人的理性之所以為永恆為不變處。他以自己個人的心為起點，並以之作為宇宙之中心。他並不以事能，實踐，以及互行之重複為起點。但是此種種之重複進行却即是他的心之習成之根據，並且因此所以看起來也就是自然的，理性的以及神聖的。

因此，拉克當需有定然與概然之區分。這個區分，從

他所處的時代起，科學上即已經造成，因為科學所討論的也只是概然故也。但是他却缺少現代所謂相對，時間以及運動諸概念；他想尋求某種固定的東西，如一個人靈魂，一無限之理性，一宇宙之理性架格等。他尋出這些東西作座標，一切變化與概然可以推度於它們。

不過，即拉克自己也只是變化的經驗之過程。不獨拉克如此，即任何個人亦如此。拉克的「定然」，究竟，只是一個心中的觀念，與數學及邏輯之爲定然同。吾人應知，數學與邏輯，嚴格說來，實不是科學，乃只是研究的心理工具。這些工具，如拉克所證明，不存在於外界。

如果如此，則外界之過渡到知識實只是概然而已。並且，如果概然，信仰，意見，及經驗等代替了定然的知識，則我們現在所需要的基礎並不是爲懷疑主義而設，乃是爲分別理性與合理性而設。理性可以給我們一些不可變易的律，如關於神，自然，圓滿等律；但是合理性則給我們一種對於實際生活中概然性之優越的相互認可。故現在所能被人注意的則是拉克的合理性之主張，而不是他的理性之主張。

拉克而後，柏克萊以爲我們所能知的只是觀念，而外

在世界又只是神之觀念。休謨又進而以爲甚至我們自己也只是一個觀念。降而至於康德，他以爲從我們自己的自由意志，我們可以爲宇宙及我們自己構造出一理性的律則。凡此皆是理性之主張，不是合理性之主張。他們所追求的只是觀念，不是觀念之意義。〔此段甚有意思。理性之主張，其所追究是觀念，是純智慧的，是其所是，結果只是一些原理，不可變易的普遍律則。而合理性之主張則却是注目於人間之行爲性，行爲之社會性。或者說注目於那些普遍原理之實現於社會方面，或吾人行爲如何去實現之於現社會。如是，理性之主張是知慧的，觀念的，而合理性之主張則是行爲的，情感的，意志的，並也是智慧的。此個分別，甚屬重要。大概東方人歷來不甚注意純智慧的理性之主張，却總注意兼有智，情，意三者而爲一的行爲方面之合理性的王張。故東方人不只講純粹的天理，還要講人情，而人情又是合天理的人情。結果，天理人情二而一一而二，乃爲不可分之合理性的精神。然而西方人却與東方恰相反。他們專喜歡講純智慧的理性原則，而不甚注意合理性的行爲方面。此種精神即是產生科學的精神。吾人決不能菲薄，且當充分發揮。於此，即應適當地注意

康門士之所重視的合理性之主張。其所重視的合理性之主張仍只是研究觀點之轉變。以前的人只注意於理性本身的追究，現在則進而至於其應用。以前的經濟學家只隨着追究理性本身的精神而同樣用之於經濟現象，現在則當隨着合理性的原則而注意於整個的經濟行爲。以前的研究法得不着經濟現象的真相，現在才能得着其真相。所以我們當該注意合理性原則。這不是反對理性之主張，乃只是於理性之主張而外，又進了一步，轉變了一個方向；但是理性的追究還是需要的。而且這種以合理性爲觀點的研究法，還是一個研究工作，所以仍是智慧的理性之追究，與東方人實際方面的天理人情的做人道理仍是不同。此不可不分別認取。又合理性原則適用於社會科學最好，因社會總是人間的，他是由人類行爲之互組而成。故不能純注意於智慧之理性方面或觀念方面。而理性原則則用於自然科學方面最好。我們不能說我們現在用了合理性原則，我們便是對的，以前用理性原則便完全不對。我們只能說它於經濟學方面，或社會科學方面不對，我們不能說它於一切方面不對。馬克司便不明此理。他批駁弗爾巴哈的唯物論即是如此。他以爲弗爾巴哈只以自然來看人，他不知道人的社

會性，所以他的唯物論不可靠。這種批駁即是不知類之過。因爲我們很有權從自然的觀點來看人；如心理學，生理學，生物學，皆是。甚至我們還可以用物理化學的觀點來解析人。我們不能說這些科學因未曾注意人之社會性，便說它們全是不對的。它們也許有欠缺，但不是因不注意社會性而有欠缺。此兩者無因果關係，觀點不同故也。康門士之注意合理性原則亦是如此。他只能於同站在社會科學的立場上反對理性原則，反對拉克的傳統。如果理性原則或拉克的傳統於別方面應用，則康門士無權反對。其無權反對與馬克思之無權反對弗爾巴哈同。此又不可不注意者也。譯者。】

我們可以綜括起來說：拉克的基本學說，如隨從他的經濟學家的學說，都是一種個人的認識論及價值論，或者是一個個人如何能知道外物，如何能給外物一價值的理論。但是我們的學說則是一聯合活動的學說，並是在互行中的個人之價值的學說。在一互行中，一切分子互相關連到意見與活動之共同點。這不是拉克的理性說，乃是他的合理性說。

以上是康門士論拉克的觀念說。說明了拉克，補

充了拉克，隨着也轉變了觀點，成立了新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所以欲想懂得制度學派的經濟學，此基本原理不可不懂。故先介紹於此，望國人注意焉。譯者。

又本文是節譯，凡有不必須的或重複的，皆刪去未譯。但即此於了解上亦很充分了。以後當繼續介紹其論拉克的價值說。



魯屯道夫小傳

張君勸

歐美軍事之可學，不徒在其大砲飛機，而在其一般軍人之程度；歐美軍人之可學，不徒其在戰績，而在其立身行事之方法。我所知之德國著名軍人，如初期之夏恩霍，

(Scharnhorst) 格那席諾，(Gneisenau) 蒲呂希；

(Blücher) 如中期之芮恩，(Roon) 與老毛奇，試讀

其遺著，乃知彼等非劍拔弩張，耀武揚威之人，而實具有至高之學識，與至深之修養，雖列之吾國文人軍事家，如

王陽明，曾文正之流可焉。此等人之傳記與著作，可爲吾

國新軍人之模範者甚多，惜乎國內研究之者，尙少其人。

我今譯魯氏書，特附以魯氏小傳，亦以其立身行事，可表彰者在。

一八六五年四月九日生

一八七七年(十二歲)入陸軍幼年學校

一八七九年入陸軍士官學校

一八八二年陸軍少尉

魯氏家先世以商，以行船爲業，其父與伯叔輩改而業

農，伯叔中有爲軍官者一人，父嘗服兵役，後升爲預備隊軍官，於普奧，普法兩役中皆奮立功受褒獎，故魯氏父所欣羨者爲軍官之職，而魯氏所以入陸軍幼年學校者卽由於此。

魯氏生於東普魯士博士省(Posen)之克羅司維那(Kruszewina)爲其父田莊所在之處。魯氏嘗述幼時見其父讀書室中之牆飾，一方爲普魯士各王與柏林戰勝巷之勝利女神石膏像，一方爲其父在普奧，普法戰役中所備之軍刀；此其幼時所得之普魯士人荷戈執劍之印象也。

魯氏年十七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授少尉職，派至第七軍團第八步兵旅，從事於軍隊中各部分之實地練習。

自魯氏爲少尉，迄其入陸軍大學之日(一八九〇年)

七八載之間，所任職務，嘗爲柏林陸軍健身所管理員(Biliturnanstalt)又調至海軍陸軍戰隊中，乘軍艦歷遊英瑞各地，於瑞士海上接德皇威廉一世逝世之耗。及一八

九〇年夏考入陸軍大學。

一八九〇年考入陸軍大學

一八九三年陸軍大學畢業

一九九四年赴俄羅斯遊歷

一八九五年升少校

九四年魯氏赴俄遊歷，專攻俄語，或者德與俄之必出於一戰，魯氏已早見及歟？

陸軍大學入學試驗之際，應考者數百人，其被錄取者不過數十人，以高級軍官之養成，在陸大而不在于官學校也。魯氏在陸大中所聽科目，有滿意者，有不滿意者，其最傾倒之人爲第三年級之戰史戰術教授墨克爾將軍 (General Meckel) 即曾被派至日本編練日本新軍之人也。陸大之軍事實習，第一年以混成步兵旅爲單位，了解其各兵種之戰術，且提出問題，以驗學生之判斷力與決定力，第二年以師爲單位。第三年以軍團爲單位。此三年之夏季，更由陸大派至遠處之其他兵種中實習，故魯氏於一八九一年在愛爾福野戰砲兵旅中，一八九二年在騎兵旅中，所以使學理與經驗，有雙方並進之機會。魯氏畢業之日，墨克爾氏於其履歷上評定之曰，此人頭腦明晰，足智多能，且待人接物，嚴守規矩。(Ein klarer Kopf, der mit gutem wissen und Können gute Formen verbindet)

自一八九四年魯氏在參謀本部服務，值中日兩國外交緊張，魯氏提出論文，預料中國之敗，日本之勝，歷舉墨克爾關於日本陸軍之改造，與英國海軍委員會關於日本海軍建設之工作證據。參謀本部部長某將軍，不以魯氏言爲然，德皇及其弟亨利皆祖中國，以皇弟輕視日本故也。及中日開戰，路透社初時猶傳中國勝利之報，魯氏目爲造謠，其後勝敗之數，不出其所預料，於是部中人咸服魯氏先見之明。同時部中升魯氏爲少校，年二十九也。

中日媾和後，俄人不利日之占領旅順，乃有俄德法三國干涉日本還遼之舉。魯氏當時極以德皇援俄而得罪日本爲失策。蓋日人之占領旅順，正所以牽制俄國，使其不得不駐重兵於東方，亦即所以減輕德國對俄之防備，而德國當局之見不及此，魯氏爲之嘆息。

一八九六年三月調至第四軍團參謀處

一八九八年二月任第四軍團中多恩 (Thorn) 營長

待入接物，嚴守規矩。(Ein klarer Kopf, der mit gutem wissen und Können gute Formen verbindet)

tem wissen und Können gute Formen verbindet)

一九〇〇年有赴東方從軍之志

可知魯氏早年才略，已爲其軍界前輩所認識。及一八

一九〇二年任第五軍團第九師之參謀官

魯氏於中日戰役，嘗研究勝敗之數，及至德占膠州，魯氏不謂然，以德國政策之重心宜在歐洲，不在遠東，今以膠州之故，置海軍於黃海中，於德有害無益也。然拳匪事起，魯氏自請參謀總長史萊芬氏，擬隨華德西元帥赴東方，爲其參謀官之一，以政府中無奧援，所請不許，乃復返多恩。

一九〇四年調至參謀本部第二部第二課課長

一九〇六——〇八年任陸大藝術與戰史教授二年

一九〇六年魯氏父死

一九〇九年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

一九一二年致書陸軍部長主張擴張軍備

一九一三年任旅長，駐聚塞道夫

一九一四年任混成旅旅長駐托拉斯堡

魯氏爲第二部第一課課長凡二年，旋升任爲第二部部長。吾人所應知者則德國參謀本部第二部所掌，爲德國軍隊之訓練，武裝，及動員進兵等事，第一部爲俄國軍事，第三部爲英法軍事，以上兩部爲德國之豫想敵，第四部爲以上三國之要塞，第五部爲意奧兩國之軍事，第六部爲管秋操，戰史，參謀部旅行團，測量等事。此參謀本部彙集

世界各國之軍況政況而研究之，同時卽以之爲借鏡，而決定本國之方略。魯氏除教授於陸大兩年之外，工作於此軍事神經中樞者，前後八年之久，雖謂世界大戰前之德國軍況，魯氏左右之力獨多可焉。

魯氏於自傳中述及其教授於陸大之日，所任功課爲戰史與戰術，頗重戰場之實地視察；每述及某年旅行普奧戰地，某年視察普法戰地，蓋自己既未目擊，何能僅憑他人記述，以之傳授於學生？此魯氏之教授法，可以爲人所取法者，吾國之戰史教授，果能日擊戰地者幾人，聞魯氏言，當奮然起矣。

魯氏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部長之日，爲世界多事之秋。時日俄正開戰，副繼之以英俄協商，英法協商，蓋德人所大懼之俄英法三國圍攻德國之策漸實現矣。魯氏於參謀部中一方輔助小毛奇將軍準備關於進兵計劃，將史萊芬將軍所已規定者加以修改，加以充實，他方力主擴充軍備之議，先時阻於陸軍當局與財政當局，遲遲未行，及一九一二年十二月魯氏有長函述歐洲政況，且提出增常備軍三十萬人之議，竟得通過於政府與議會之中。因是參謀總長毛奇氏，與德皇威廉二世各以函致魯氏道感謝之意。然因此

之故，頗遭政府之忌，乃離參謀本部，而出任旅長。

魯氏在參謀本部中之工作，有令我深感者一事，即一

九一二年魯氏致陸軍部書中有「野戰加農砲，或野戰白砲於夏季之長日，每日放五百次」等語，因此定全國中應預貯多少砲，多少彈藥。願吾國之言國防者，千萬注意此語，且檢查萬一對外啟登之日，鐵子彈藥之準備已否充足？

一九一四年七月，魯氏在斯托克斯堡聞開戰消息，並任爲第二軍司令部管理處，即參謀次長。（大本營中名曰大本營管理處長，即參謀次長。）

同年八月五日六日參加於呂鐵希要塞（即此入所謂呂愛治）之戰。

同年八月二十一日任東線上參謀總長。

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爲大本營管理處處長。（即大本營參謀次長）。

一九一九年魯氏「我之戰事回憶錄」出版。

一九二〇年一月梁任公蔣百里及本書譯者訪魯氏於其

柏林寓中，魯氏暢言吾國對日國防之重要。

一九二二年魯氏與希特立氏在南德敏興城同謀革命。一九三五年全民族戰爭論出版。德政府畀以元帥稱號。

魯氏在大戰中最昭著之戰績，爲坦能堡之戰，以少數軍圍俘俄人十餘萬之衆，爲世界不朽之大勝利之一。其在西線上作戰之得失，非我之軍事門外漢所敢妄加評判。我所知者，魯氏在參謀本部中，關於作戰準備工作之細密周至，其在大戰中除指揮軍事外，且注意於財政、經濟、農業、報紙、與夫國外輿論。魯氏所集關於此等事件文書共二十三項，計七百頁，其精力之強至矣。魯氏之戰績，與飛烈大帝，拿破崙不相類，然可爲現代科學戰爭中之模範人物，我敢斷言焉。

魯氏自傳，與其戰記中，可以見德國軍官之教育與進身之階，及其在參謀本部中備戰之工作，願吾國軍人研究而熟讀之。更望讀者因德人所爲，反省吾國國防上之缺陷，而有以矯正之，則魯氏之著作，可爲他山之石焉矣。

旅程

王錦第

這一次到東京後，爲時雖然不過半年，但是因爲種種的緣故，想在舊年回家一行，本來預備由青島走，同時通過濟南玩幾天，然而時間不允許，所以船票仍然是從神戶到塘沽的，一月三十一日晚九時，從寓所出發，同行者還有半白與太堅二人，他們二人的回國是臨走前三數日才決定的，原因也很有趣，因爲有一天我們三人在一塊吃晚飯時，我罵「冬冷夏熱」的日本房子，不好在日本過冬天的日子，他們才動了故國之思的，當晚爲我送行的有阪衛，滋潤，豪神與中川；車是十點鐘從東京驛開，我們都買了臥舖，開車不久便睡下去，我因爲行前的勞累，一覺醒來，天已露出魚腹色來，一日晨九時到神戶三宮驛，下車後便坐汽車去碼頭，但是輪船出港的預告牌上，沒有我們所要坐的長江丸，於是在奇異的神情中到大坂商船株式會社探聽原因，據說大坂商船往來天津與神戶間的航輪，現在全部正在修理，只有郵船會社的船通行，商船會社與郵船會社是日本最大的兩家輪船公司，但是兩家並無往還，長

江丸是商船會社的，縱有郵船會社的船開往天津，我們也不能換船，船票是由日本旅行協會買的，於是再回到三宮車站，向日本旅行協會辦理交涉，原來船期是數日前規定的，而現在修理船隻，停止預定的航期，旅行會社也並不知曉，經過一點多鐘焦急的商議，決定改變旅程，通過朝鮮與「滿洲國」而歸，這兩處地方是我好久以前便想觀光的「東亞盟主」所締造的「王道樂土」，借這一次偶然的機會倒可以如願以償了。

去下關——這是李鴻章爲馬關條約而被刺的地方——火車是十一時從神戶出發，因爲是臨時變更的路程，我們三人所帶的路費並不太充足，便不免有些恐慌起來，原來打到天津的船票，折算的結果，只送我們到遼寧便算了，自遼寧到鄉里的一段路程，路費是我們預算之外的，同時坐船的時候，幾天的飲食算在船票以內，而這次臨時改變的路程，零用飲食的費用都要臨時在腰袋裏支出，我們三人在這「非常時」的變局中，便實行起「統治經濟」

來，我所帶的不過三十元錢，而且還有十元是在路子上不意中於錢袋中檢出來的，照老例，我自己的錢袋中有多少錢，往往是說不出精確數字的，這種馬虎毛病的作怪，使我得了十塊錢的意外發現，平白，太鑒與我，三人的「財產」總數不過九十元，於是讓平白作「統治經綫」的會計主任，因為他是善於調度日常生活的好手，便把錢都向他交櫃，只要路上沒有什麼意外，節省一些，就可以勉強過的去。從神戶到下關所經過的是日本的中國地方——日本內地是由本部，中國，九州，四國，北海道等區域而成的——，這段路程需要十點多鐘的時間，當日是陰天，不時的落着助人旅愁的寒雨，沿着海岸急行的車上，一面吸着煙談天，一面憑車窗俯瞰山村海島的遠景，同時構成一些沒有連貫的想像。過了廣島以後，天色便黑起來，我們到飯車上各自吃了一盤恰里鷄飯，因為這不是太好的東西，所以向侍候飯車的下女要茶的時候，也有點不好意思。

朝鮮與「滿洲國」是我沒有到過的地方，平白與太鑒都曾旅行過，他們說這段路的行程是很麻煩的，因為這是日本島國與大陸地帶連接的幹路，由於國際的關係，所以日本的警察，暗探，海關的「職員」等等都特別賣力氣，好

在我們沒有攜帶「反日反滿」的違禁品，同時還有些下作的想法，我們都是他們國家最高學府的学生，這點「臣屬意味」的地位，也須不至於太使我們留難，加上自己為「觀光」的好奇心所驅使，於是心情便平靜下來。我們所坐的這次客車，日本人與朝鮮人最多，此外還有五六個法國男女的旅行客，中國人只有我們三個人，據說還有「滿州國人」，但是我們並沒有打照呼，從下關到南鮮釜山的航路，艙位是各國分坐的——據太鑒告訴我去年他過朝鮮時是如此的——「支那人」與「滿州國人」是不好說話的，因為這有私通外國的嫌疑，在還沒有到下關以前，便有一便衣偵探走到我們坐位前盤問，先要了明片，再問了一大套話，什麼那裏的人在東京住那裏，為什麼這個時候回國，父親的職業是什麼——設若說父親已經死了，那末他還問活着的時候作什麼——學費從那裏來，……總而言之，問題是應有盡有，假如對自己的「小傳」弄不清楚，那便有些麻煩。最後還要了學生證去，看了看才算了事。

車到下關是在九點鐘，我們下車後，大一點的行李讓「赤帽」——脚夫——給搬運，隨手的東西自己攜帶，就幹快去聯航的金鋼丸——金鋼山是朝鮮的名山，用以為船名，正

如長城丸或長江丸是同樣的意思——船就在車站的靠近處，只隔一道吊橋，正要出月台時，在門口有四五個偵探，正在爲下車上船的旅人們「看相」，大概我的身長比較高一些，容易惹人注意，於是其中跑出一個來，又來「光顧」我，我手裏拿着兩件頗够份量的手提箱，累累得便有些不耐煩，偵探好像居心給點不舒服一樣，又來問東道西的胡魔，我就裝不懂日文，便過來了。到了吊橋上排成了一條長蛇似的大隊，等待按着次序進船，船口外面站着一個穿黑色制服的警察，睜着兩隻好像專看「賊心」的眼睛，板着自覺很神氣的面孔，讓害神經過敏症的人看來，總不免是一種很大的感情上的威脅，平白在這時候用幽默的口吻，苦笑着對我說：「我們好像走到衣路沙冷去朝香的呢！」我呆然不知所答，後來我對他們說：「我們自小學校到中學校，「國家」與「民族」等名詞的意義，總有點不甚瞭然，甚至於進了大學，國際主義或世界思想是有的，對於愛國總不免覺得是原始黷武思想的遺留，現在我的處境使我們徹悟到「國家」與「民族」便是我們寄托生命——獨立自由的生命！——的所在，「國家」與「民族」的問題就是我們各個國民生命相關的問題！」本來我們爲怕「棄

市」的緣故，是相守不言的，但是因爲在沉悶難堪的空氣中，不知不覺的各自吐露了一些心腹話。等了有半點鐘的功夫，這才進了船室，一進門又要檢查行李，平白深知我的脾氣是不安分的，他便先向我說：「對於這一類的人說話要小心一些！」除了偵探與檢查行李的人外，還有武裝的憲兵來回的巡視，朝鮮人，「滿洲國人」，「支那人」，坐三等倉的日本人，都好像在幾隻惡貓巡視下的一羣小老鼠一樣，也類似我在幼年時所看到的掛圖，十帝陰王審判在陽間作惡的羣鬼一樣，一團凶火燃燒着心胸。後來三人在一間臥有一百三十餘人的房艙裏找得一角棲身的簾地，到十點鐘，一振鑼聲，船就緩緩的離開下關，我向茶房要了兩張朝鮮與「滿洲國」的旅行略圖，吃了一杯紅茶，看了看當日大坂與福岡的晚報——林內閣的角色已粉墨登場了——到十二點便合衣而睡。

二日晨六時，船到了釜山，天還沒有亮，從埠頭到車站也只隔一吊橋，當時聽到有日文與朝鮮文兩種語言的廣播放送，指示旅人行車的時間與車行所到的地方。釜山是朝鮮半島最南的都市，我初次踏到這歷史上也曾獨立過的韓國，想領略一點半島上特有的風光，然而除了朝鮮人，

無論春夏秋冬，喜歡穿白色衣服與朝鮮語外——但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多數是講日語的——，再看不出與日本內地有什麼不同了，我在車站想買一些朝鮮的食物作早點，但是吃的仍然是日本的「辨當」——用木盒裝制好了的份飯。

我們下了金剛丸，換乘由釜山直達遼寧——現在稱爲「奉天」了——的火車，七點半從釜山開，這次我們所經過的這條路線是直貫朝鮮南北的一條幹路，從釜山到京城的那一部份地帶稱爲南鮮，從京城到新義州，隔鴨綠江與安東相對，稱爲北鮮，南鮮的氣候與山水尚有島國的趣味，北鮮則遍地都有白雪，水道也少，禿山雖然雄壯，卻少秀美玲瓏的氣味，完全是大陸的景象了。由釜山到新義州這條鐵路是日本大陸政策的一條鐵腕，經過一條鴨綠江而可以分達我東北的各地，我們的嚙喉已經被這條鐵腕制伏着了！通過南鮮的時候車中無聊，讀現代日本詩集與現代日本漢詩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的一分冊——，其中有幾首爲大陸政策的經營者伊藤博文所作，現在抄錄幾首在下面：

飲某樓

豪氣堂堂橫大空，日東誰使帝威隆，高樓傾盡三杯酒，天下英雄在眼中。

醉題馬關旗亭壁

論文諸友多黃土，識面美人多白頭，十五年前狂杜牧，西遊還上舊青樓。

自清國歸朝有作

解紛不用干戈力，談笑之間又締盟，萬里歸舟風浪靜，載將春色入京城。

十月二十五發奉天赴哈爾濱汽車（火車）中作

萬里中原南滿洲，風光調遠一天秋，當年戰迹留餘憤，更使行人空暗愁。

火車迅速的走着，一面我在遙望茅草小屋的朝鮮寒村，一面讀着這抗喉高歌的「英雄詩」，不禁起了一種似乎矛盾的情懷，克魯詩金的「互助論」與達爾文的「演化論」在我思想中打起交涉來，後來我對平白與太說：「這次的旅程惹起我一些英雄的念頭。增一章歷史的新頁，改變一下地圖的顏色，這是應有的一點狂妄想法。……」我們一面說着些互相鼓勵的話，一面看車箱內男女的朝鮮人，其中很少看到舒適爽快的面孔。

下午五點鐘車過尿城，天色漸漸黑了，我們到飯車吃了每人一塊錢的和食，回來便休息入睡，每至一站我總要下車向四下望一望，也算留點足跡，由京城上車的三個美國女人，問我路程的情況，我便把旅行指南講給她們聽。

到夜十二點鐘時，車過鴨綠江，本來隔江而對的新義州與安東是不同國境上兩個都市，這是自小學地理上便給我印象最深的兩個地名，但是現在安東的稅關檢查員不是中國人了！當時我的精神與情到極度，在這嚴冬的深夜，抬頭望見高懸的關山月，平中緊握着一只手杖，站在車口處舉首四顧，「故國月明」，不禁流出熱淚來。車在安東停留稍久，又上來那一類的人來嚴行檢查，將我由吃茶店取來的幾盒火柴盡數拿了去，據說是不準「私運火柴」。安東車站上除了三數小賣是中國人外，再見不到別的中國人，我由車上跑到站台看望冬夜中淪亡地帶的情況，擦了一下，兩隻手掌都流了血，這也算點綴心情憤怒時的一點紀念了！平白看到我這樣的情況便說：「好好的休息一下吧。」

永久別忘今夜的景象就是了！」他這樣說着給我鋪好了褥子讓我臥下，車過了安東，車窗的簾子都落下來，車門處站着兵士，車內也有不時來往巡視的警察，那是怕「匪賊」襲擊火車，我坐在這樣「安全」的車中試想深山雪地中為家國民族奮身夜鬪的兄弟們，那是如何悲壯辛酸的滋味呢！

三日晨七時到遼寧，太監下車後便換車回北平，我與平白到城內遊覽了一天，夜十二點坐遼寧直到北平的車，平白去北平，我先到天津，換乘平滬通車回鄉，在滄州車站下車時正是四日夜十二點，小城鎮入夜後便寂寥無聲，不知那一方向三兩聲的夜吠犬，還有午夜城門幾個老粗的丘八喊一聲：「口令！」自己滿臉風塵的從遠方歸來，叫開寄居母家的妻門，闖與灑蒙的一笑，略為洗去一些數日來沈重不安的心情。

二十六年二月八日故里

書評兩則

蔣序

——序張譯盧屯道夫全民族戰爭論——

著書難，譯書難，可是讀書也不易。序文的價值，就在使讀書的人得到一種讀的方法。因為凡著一本書對於環境的情感，和時代的趨勢，不是著者自身所能說明，若果讀者單看書裏的理論和事實，是不容易了解，而且容易發生誤會。

算來已經有二十八年了，我在德國軍隊中同伯盧麥將軍 (Blume) 的姪子在一起，從演習地回家，兩人騎在馬上談天說地，我忽然問他：「你看我將來在軍事上，可以做到什麼官？」他對我笑着說：「我有一個位置給你，就是軍事內閣長」（即本書中所謂德皇旁之軍事秘書長）我說：「我難道不配做參謀總長？」他說：「不是這麼說的，我們德國參謀部要選擇一個有性癖的，或有點瘋子氣的人做參謀總長。」我說：「那可怪了，不過陸軍部長呢？」

「他說：『參謀部長是公的，陸軍部長是母的，我們青年軍人不想當陸軍部長，因為他是陸軍的母親，要有點女性的人，纔幹得好，鞋子也要管，帽子也要管，吃的，穿的，住的又要省錢，又要好看，又要實用——所以俄國用擅長軍事行政的苦洛伯脫金去當總司令，牡雞司晨，結果失敗了。但是專制皇帝多喜歡用這種女性呵！（當時日俄戰事，德國軍實為談助，而對於德皇之用小毛奇有些不平）參謀總長的性質同陸軍部長不同，不要他注意到，要他在作戰上看出一個最大要點，而用強硬的性格，不顧一切的把住他。因為要不顧一切，所以一方面看來是英雄，一方面看來是瘋子。軍事內閣長是管人事，要是有性癖的人去幹，一定會結黨，會不公平；要是有女性的人去幹，就只會看見人家的壞處，這樣不好，那樣不好，鬧得大家不高興。我是恭維你人格圓滿，不是說你沒有本領呵！』

「把住要點不顧一切，」可以解釋大戰時破壞比利時中立的作戰計劃。細針密縷，各方敷衍可以解釋自馬納河

戰役後至凡爾敦攻擊爲止之弗爾根海（他是由陸軍部長轉到參謀總長的）的一段作戰經過。

魯氏是參謀部出身的一個參謀總長材料，他是有性癖的，所以當時很受各派的攻擊，後來在希忒拉政治活動中又失敗了。他的「全體性戰爭」就說一切都以戰爭爲本，翻轉來說，正是他「把住要點，不顧一切，」性格的反應。德國戰爭失敗的原因，人家都說軍人大偏了，在魯氏說，正是因爲偏的不徹底，如果偏得徹底，則不是偏而是正的了。所以我們讀這本書不可批評他偏，而要領取他偏得徹底的意義。

書中有幾點是因爲人家攻擊他，他自己辯護，所以有些過火。如同克勞壽維氏下戰爭的定義，謂「戰爭是戰略的延長，」政客們就引用此語說軍人應該聽政治家的話，且魯氏說「魯氏說」，且魯氏說「魯氏說」，其實政治與軍事之不應分立，是千古不變的原理，而是否政治家應該指揮軍人，抑或軍人應該執掌政治，是要看當時政治家與軍人本領如何而後定。戰爭是藝術，真正名將是一種藝術家，他的特性是「獨到」是「偏」所以需要一種政治上的保護者。如威廉之

於毛奇，克雷孟梭之於福煦是一種形式；飛烈特烈之爲傳統皇帝，拿破崙之爲革命首領，又是一種形式。魯氏因他人借克氏之說以攻擊他，他却說克氏的理論已成過去，這是矯枉過正。誰知道克氏學說是百年以前的，又如批評史萊的計劃不適用，也是犯這個毛病。

魯氏又有說不出的苦衷，就是對於威廉二世，他不好意思批評皇帝，其實政治與軍事的不調和，及平時擴軍計劃（魯氏的）戰時作戰計劃（史蘭芬的）所以不能實行之故，都是這位平時大言不慚，戰時一籌莫展的皇帝的責任。不好意思說東家，所以把店夥一個一個的罵。讀者應當觀過知仁，不要罵他蠻橫，要原諒他的忠厚。

以上所談不過書中末節，還不能說到本書根本精神。這本書的根本好處，在對於未來的戰爭性質，有明切的了解，對於已往的失敗原因，有深刻的經驗。他的好處，我可以綜括的給他一句話，叫「民族的第二反省。」

當一個民族吃大虧之後，天然的會發生一種重新估計運動。但是革新運動的人物，大都在當時失敗過程中不會負過相當責任。羣衆本來是情感的，所以這時候只知道清算過去。因爲破壞一切的理論很容易成立，卻不能指導未

來；因為改造社會的實際不是靠理論，而是靠行動；民族第一次反省的過程，總是這樣，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時代。這個時期大約總在二十年左右，所以法國七十年大敗之後，他的真正國防力是到八十八年纔成立的。大戰後的德國第一反省，是社會民主黨時代，所以到現在纔有這第二反省的呼聲。普魯士軍官，從小鍛鍊身體，壽命很長，所以在第二反省時代，還能得到當年負責的老工人，本其實際經驗，發為革新運動之指導。這在德國民族看來，真是鴻寶。

未來戰爭到底是怎樣呢？如果我舉德、俄、日、義等國的議論來證明，人家又要說「軍人蠻橫」迷信獨裁，再不然又做了人民戰線的敵人，破壞和平，罪該萬死。

我如今一字不易，將世界上號為第一等愛好和平的國家美國人說的話，來證明一下，布羅肯比爾（Brockenhaven）中校說：如果毒氣用來殺人還不是最上策，化學戰不以殺人為目的，而以減少敵人抵抗力，增加敵人後方擔負，為最高原則。美國化學戰部隊所用的藥劑雖有多種，主要者為糜爛毒液。該毒液有些尚香香味，色暗紅，不易揮發，較氣體易於保存，便於運輸。地上動物著此液後，身

發奇癢，繼以霉爛，他人若觸其液，即能傳染。中此毒者，若立刻進入病院，療治得法，數月後可以全愈。蓋此毒液之效能，不在致敵人於立死，乃驅敵人入醫院，既不能戰鬥以為吾害，又不能工作以助國家，反加重其後方負擔。且此人若不急進醫院，則其衣履身體所到之處，皆有散佈此毒汁之可能，吾人飛機，砲彈所不到之處，敵人可代為散佈毒液。據現在所知，歐洲各國所製的防毒面具，對此毒液毫無用處，因此毒非藉呼吸而發也。此種防禦服裝，美國業已製成，惟全身不通空氣，故不能久用，且為價甚昂。且此毒液之野存性，在最乾燥之天氣中，尚可達六時以上，若天氣潮濕可達數日。其比重較水為重，故可用飛機由空中灑射，決無因風向關係，而害及使用者之危險性。且其揮發性極低，比重較大，化學成分極穩定，故用普通解毒法毫無效力。」云云，這是以威爾遜十四條和平主義國家的辦法，不殺人還比殺人要凶些。所以未來的戰爭不是「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拚命」不是一定短時間內的彼此衝突，而是長時間，永久的彼此競走。

就既往的親身經驗而說，則此書第四章一字一珠最為精粹，這是化了無數的金錢與生命，所換來的將來軍事教

育方針。如同世人談到軍紀，總以為就指兵卒能機械的服從而言，其實德人軍紀，立於（一）自發的精神力——信仰與覺悟，——（二）自動的行為力——技術的習慣與體力之支持——（註：技術的習慣就是中國所說的藝高則膽大之意）決不是區區集團教練所能養成，而有待乎最高深的精神指導。軍紀所要求於兵卒者，在性格的強硬，並不是柔軟的服從。達爾文說得好，軍紀者在上下之信任，不是服從就算的。

我希望讀這本書的朋友們，切實的一想，世界的火，已經燒起來了——逃是逃不了的——不過三四年罷？民國二十六年一月蔣方震序

湯 序

——序張譯盧屯道夫全民族戰爭論——

曩在法國海軍中，嘗聞同學之言曰：「吾法國人當和平無事之際，政治上黨派分歧，互相爭論；一旦國家遭遇危難，則團結一致，以應付當前大敵。」試觀歐戰開始，雖社會黨首領若萊斯（Jaurès）被人狙斃於巴黎咖啡館

中，然戰爭繼續四年，自初至末，從未起內部之分化，益信其言之有徵也。此役結果，聯軍戰勝德國，事非偶然，考其最大原因，由於法國各黨派一致團結，不令敵人有隙可乘；次由於老虎總理克理曼梭，以其鐵腕措置一切，深得民心；三由於英法兩國能運用外交策略，並用德國不平等分子，以動搖德國之心；四由於法國之經濟及其他物質，能得各國之援助，使軍民不至缺乏武器衣食而起怨尤；五由於聯軍統帥，自霞飛而後，始終信任福煦一人，不比德國之數易其帥。魯屯道夫元帥，鑒於過去之事實；予以結論，著「全體性戰爭」一書，以昭示世人。全書之旨可分爲兩大段。第一段，說明戰爭之組織及實施；第二段說明元帥之人選標準，並應有獨斷之職權。其言組織也，注意於精神與物質二者之關係，而尤足使吾人驚心動魄者，曰：「民族遺產與宗教信仰合而爲一」——良以世界任何民族，皆有其一定之遺產。返觀吾國自西化東漸後，無一不效顰他人，而舍其固有遺產，不免貽貳典忘祖之譏。所以君勸於其大著「明日之中國文化」中，大聲疾呼曰：「民族應有自信心也。」蓋在平時，自信心堅強，足以鞏固國家組織，增厚團結力量。一旦外侮來臨，戰事發生，全民族最後

之運命，尤繫於實地指揮作戰之元帥。所謂元帥者，重在實地經驗，而不專注於理論；重在有天才，而不專注於學術；有天才，有經驗，而後能下最大之判斷也。今試回憶近世紀世界兩大戰爭中，如法國之霞飛元帥，當德軍以優勢進攻馬納河時，毅然決然，倒退四十公里，乃免大軍之覆沒。如日本之東鄉元帥，於俄國艦隊東來時，放棄海岸防守，集其全部海軍之力於對馬島，以迎敵人。當時兩國輿論幾羣起而攻擊，而兩帥行之，不稍猶移。其結果，前者誘敵深入，使其疲勞，得以從容增援，卒獲勝利；後者藉此一舉，殲滅敵人海軍，而解決日俄之苦戰。由是觀之，元帥之判斷力，直接決定整個戰事之戰負，間接影響於全民族之存亡。可謂全體性戰爭中最重要之關鍵也。至於

著者所謂一國元帥行事範圍，無所不包，且須定政治方面之大方針，使政府實行，如此廣大之職權，是否能適用於民主國家，則不無疑問。抑更有進者，欲謀全國一致，必須上下相孚；未有假公濟私，勇於對內，怯於對外，而能使全體國民爭先效命，在敵人前灑最後一滴血之理者。必也主政之人，公忠自矢，磊落光明，方不至醜態不平分子，減少國家之團結精神，夫然後全國上下融為一體，對外作戰，方有決勝把握。魯屯道夫元帥斤斤於肅清政治上積弊，以謀國民之一致團結，誠屬一針見血之論！君勳先生邊譯此書，其用意所在，豈僅以灌輸軍事常識為事，固希望由政治之健康，以達於民族之復興也。是為序。

民國二十六年一月湯住心



小評論

頭腦與事實

大微

中國自與新文化接觸以後，在枝節表面上看，似乎是進步了許多；但在根本上，却有一個大不了的致命傷。這個致命傷就是沒有思想，清楚點說，就是沒有頭腦。這個頭腦在以前是有的，在現在是沒了。所以近二三十年來，表面上好像是進化，其實是退化，不，簡直是危險。

本來，頭腦是不容易有的，即有之，亦不容易維持。因為這究竟是關乎大智大仁大勇的事。一般人如何能有這大的力量來維持自家的頭腦？要有頭腦，非用思想不可，這是智之事。要成頭腦，非有吸收消化不可，這是仁之事。要維持頭腦，非有持久力

不可，這是勇之事。但此三點，皆非今之中國人所能有。今之中國人，不肯用思想，這已失掉了頭腦之根本條件。今之中國人，又十分偏狹而剛愎，這亦不易成立頭腦。因為偏狹，即稍有主見，亦常變而不能維持。故頭腦終於無有。是可哀也！

今之中國人，常喜歡談事實。以爲有了事實，就是合乎科學。所以雜誌報章，皆爭以有事實，有材料，有統計表爲能事。思想是不肯用，亦不須用，如有用者，亦必罵其爲胡想，爲憑空立論。此風確是不可長！就是因爲太長了，所以中國人失掉了頭腦。須知事實材料自己不會成真理，自

己不會成結論。文化亦不是純事實與材料的堆集。人要運用事實；未見專以擺弄事實即可以成文化。不肯用腦，專以擺弄事實，無非表示懶而已。因爲事實是公物，無特殊所有權，可以展轉相抄，又不須費力。何樂而不爲呢？又，大家喜歡統計表。他那知統計表亦不可靠。統計表中的數字是準確的，二不能爲四，三不能爲五。但得到二與三的統計不一定是可靠的。不知今之中國人何迷信統計表如是之甚！此亦無非表示懶而已。因統計表可取用無碍故也。須知事實材料之有用，全在乎歸納與演繹。而歸納與演繹又必在乎有思想有頭腦。無思想，其材料之擺弄只是鬼把戲。今之中國人既無思想以運用材料，又不能從材料以顯思想，所以沒有頭腦。

又，今之中國人，最是偏激與狹

隘。但偏激與狹隘都是神經質的表示。理智不健康，而衝動則甚大。因為衝動，不能持久，不能全廣，所以才偏激與狹隘。又因為不能持久，其偏激之執持，不過時間之一瞬，過此一瞬，也許又變而偏於他。因為不能全廣，其狹隘之執持，又不過空間之一

點，離此一點，也許又轉而趨於他。就此不過一瞬與不過一點，遂使中國人全失掉了頭腦。君不見今之中國人多變節之士乎？職是故也！因為沒有了頭腦，所以既沒有了文化，又沒有了人格。此尚不可懼也？

事功的聯係可以代替內心的修養

大 微

大概社會的進化可以逐漸改變人

。張東蓀先生說這是主修的文化或以

的心思。有些在以前聖賢們所念念不忘的，將來也許可以不必注意或十分

道德為中心的文化（參看本刊前期思想自由與立國常軌）。這是很對的。

看重了。諄諄以內心的修養為訓誨這個問題，將來恐怕就是如此。在從前的社會，人們的生活比較簡單而安靜。所以對付自己或他人的人格的訓練，多主尊敬或靜，對於制裁惡念或惡行也多以靜敬的修養來訓誨。中國以往大半的言論都是在這個問題上發揮

我想社會照現在這樣進化下去，這個問題可以漸漸消滅，人們的心思可以轉移方向，可以向別的方面發展，而不必諄諄以內心的修養為訓誨。如是，主修的文化將可以逐漸變色了。主修的文化變色是說關於道德或訓誨的言論逐漸減少，並不是道德可

以消滅。人們不必說道德，也許就自然合乎道德了。人們不必諄諄相訓誨，也許自然合則了。人們不必念念不忘於修養，也許自然就有了修養了。我在本刊前期小評論欄裏說，專門行仁義（即以行仁義為職業）的人雖然可以消滅，但仁義仍不能消滅。其意思與此處所說的同。

這個結果如何可以達到呢？有時，一個問題的解決是在一個足以解決他的環境之造成。若念念不忘於那個問題，專就那個問題本身說話，則問題以不易解決。一個人缺乏了道德，若只以道德來訓誨，他不見得就會聽你的訓誨而有道德。你若想一個法子，給他造成一個足以扶助他的行為的環境，則或許他倒自然有了道德了。主修的文化將來可以逐漸變色，這個斷定就是根據這個意思而成立的。

人口逐漸稠密，社會關係日進緊密，生活日進忙碌，事業日進繁雜，經濟組織日趨聯係而不可分！人們處在這樣的社會裏，將無暇作靜敏的修養，亦無暇聽道德的訓誨。這時的社會，將是一架機器，人們在其中是一個環，他不能自由出入，他得遵守這架機器的整個結構。這整個結構就譬如社會的組織。這組織是一個網，這個網就足以維持住人不使其亂動。社會本身的規則，再加上警察的法律，就可以使一個人不能違犯道德，使他自然合乎規則。合乎規則，就算是合

王錦第的異鄉集

李長之

了道德。如是，將來的文化，將是法律的文化。這樣比較簡單，乾脆，整齊得多了。這就是所謂事功的聯係代替了內心的修養。但所謂代替了內心的修養，並不是說沒有了道德。道德仍然是有的，只是不須每天去講他能了。這也就是所謂心思的轉向。

現在一般慨嘆道德之淪亡的人似乎並不認清這一點。他們總是想仍以講道德說仁義的方法去訓誨人。其實這是徒勞的。這個是社會進化的問題。不明白這一點，亦只有慨嘆而已。

我常在心上盤算着的，便是錦第從前和我同習自然科學，同轉哲學，而他的哲學，却比我入門得多。這回寫詩了，他就又覺得比我強。不說「私」而說「公」，他的詩的出現，我認爲也有這幾種意義：

這是去年錦第以東渡爲始而寫下了的許多詩的一部分，不到一年，已經這末多，我先有點貪饑意味的歎羨了！他臨走時，我曾說他詩寫多了，

也許就攔了他的哲學，然而我的真正意思却無寧是我的朋友成其爲詩人，比成其爲哲人，我更高興着的——理由是我也愛寫詩。

第一：中國因爲受傳統的觀念的束縛，對於詩國的界限看得太窄。不是風花雪月，就是香草美人，起初在內容上如此限制，後來連字句上也加以範圍，因此在一般人心目中專有某種題材和某種詞藻才是所謂「詩」，然而就拿在文藝上最常見的「文藝要表現人生」的尺寸一量吧，乃發見那是沒有血，沒有肉，沒有生命的東西。我們現在急需打破這種迷幕；詩非要從人生裏出來不可，因此只要滲透人生的，我們就可入詩。我說這話，是爲解放，不是爲再學束縛，所以脫

掉了風花雪月，香草美人的限制，又歸入了農村破產，勞苦大眾的限制的，那並不是我贊同的。二者的限制，錦第都沒有。現在正需要這種沒有限制的詩。

第二：中國的新詩沒有哲學背景。這也是一個大缺點。任何部內的精神活動，倘若沒有深厚的哲學背景，一定是源頭很淺，流不長久的。英國的大批評家阿布爾克郎比（Abercrombie）在批評托瑪斯·哈得（Thomas Hardy）時就說詩人有兩種，一種是由形上學到經驗的

，一種是由經驗到形上學的。這是詩人的兩型，而都離不掉形上學。中國詩人裏頭爲什末屈原，陶潛偉大？就因爲他們有哲學思想，使他的人生觀一定而不可疑，於是詩也充實起來。

新詩壇上，倘若這點消息參不透，一定永遠是在浮薄空氣之下的。錦第的哲學思想，現在當然還沒形成。但是他的詩裏已經容納這種成分了，就是中國整個詩境論，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第三：在表現上，中國詩壇上正流行着以糊塗爲含蓄，以堆垛爲濃郁

，以湊拚爲完整的空氣，而錦第的詩，却首先偏說明白話，也就是人話，其次是清新的，再則是自由的。明白，清新，自由，雖然好像很簡單，但爲時代想却是對症下藥的好藥：

這幾種意義都是我深切感到的。這再說到「私」上來吧，錦第既然已經衝破中國對於詩的傳統觀念了，以後再不要受騙，哲學的修養要往深處走，詩一定更偉大；明白，清新，自由，不用說是要千萬保持着。——自由尤其要緊！錦第以爲然否？

編者後記

編者

實際的政治，縱橫捭闔，瞬息萬變，局外人是不能得其奧秘的，所以我們也無法下筆來說明與評判。這只好讓不準確的每日新聞去作不準確的每日社論吧。

實際的外交，曾組折衝，尤重秘密，我們自然更不能胡說亂道。我們還是看結果看方針好了。

實際的經濟，亦即所謂財政，更是局內人的生命線，不容旁人置喙，也不容他人洞曉。然而作了些什麼事情，我們却可以有目得見。

實際的軍事，我們更不能隨便亂說；但軍隊的用途如何，我們是要注意的。抗敵的準備如何，我們是當關心的。

總之，凡在實際運用中的，局外人皆不能贊一詞。但除此而外還有可說的地方。我們只能向那可說的地方去說話。如其能說，必須清楚地說之；如不能說，必須默然。這是一個根本原則。實際的政治不能說，但政治的制度却可說；實際的外交不能說，但外交的原則與結果却可以說；實際的經濟不能說，但經濟制度與經濟建設却可以說；實際的軍事不能說，但戰爭的性質却可以說。我們向我們所能說的地方去說話，他們（局內人）向他們所能說的地方去弄把戲。如果局內人於弄把戲之餘，還能跳出來向我們所說的地方去注意，把我們所說的話加以考慮，不必動輒以書生之談

目之，則於國家於社會於自己必有無量之福。而一切政治，經濟等必可日進於開明，而時時修改其自己，光輝其自己。因為局內人每日處於勾心鬥角之場，其眼光其理想其生活必局限於近視而縮小，漸而久之，必失却遠大之頭腦。若再不肯跳出來一看究竟，則勢必流於自私，狹小，偏激，剛愎，以至於愚蠢。故我們所能說的地方，局內人必須加以注意，藉此以修改自己。蓋此即局內人之頭腦，之主宰，之根據也。

除以上所能說的外，我們還有幾個方向，將為本刊說話的目標：（一）民族性的認識，（二）傳統文化的批評；（三）健康思想的發揮。民族性

的認識問題，人多不注意。惟梁漱溟

喜談此，然而他所認識的却甚不可靠

。我們於此願多所發揮。傳統文化的

認識亦同樣重要，此與民族性的認識

有聯帶的關係，我們也願意多所發揮

。中國的文化，從某一方面看，很有

吸引人的力量，這吸引人的一方面是

那一方面？我們願指而出之。從另一

方面看，它又特別令人沮喪，這令人

沮喪的一方面，又是那一方面？我們

也願指而出之。我們如果說明了這幾

個問題，則時下關於中西文化的爭論

，可以一齊塌台。他們那些話都是廢

話，沒有一句是中肯的。這不是編者

的誇大。其實有思想的讀者都早已感

覺到了。我願意挑動起有思想的讀者

的共鳴。

第三點是健康思想的發揮。健康

思想的條件，在肯深思，二在能合

理。無論講一個什麼問題，必須深入

到它的裏面。既入到裏面，又應當跳

出來，達到一種徹首徹尾，圓融通達

的境地而後可。既到了圓融通達的境

界，則自能清清楚楚，分分明明，而

無或爽失。所謂合理就是深思通達，

而找出分明一定的座標之謂。定下座

標，對此座標而規定某一點之位置，

清清楚楚，無或爽失，這道幾何算題

就算對了。吾人處日常生活中，經驗

世界內，座標系多至不可勝言。我們

說話，隨時隨處都離不了一定的座標

。健康的思想就是找出一定而可靠的

座標，再對此座標而推定其他，清楚

地說之，分明地道之，不混擾，不遊

移，不胡說亂道。但這談何容易！今

之思想界披靡久矣。盲從，亂道，最

是近人之通病。浮淺，剛愎，最是價

事之先路。故本刊從此以後，願以健

康思想相號招。此風極宜造成，願讀

者三致意焉。



再生雜誌 第四卷 第二期

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號出版

北平西城石板房

編輯者 再生雜誌社

發行者 再生雜誌社

本刊投稿規約

1. 凡關於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諸論文無論譯著一律歡迎
 2. 稿件以五千字左右為合格
 3. 言論須出於自發
 4. 稿件未經登載者如付足郵票可以退回
 5. 登載之稿略致薄酬
- 來稿請寄北平西城石板房甲二十一號再生雜誌社收

本刊價目

國內各埠不另加郵費特刊訂閱者不另加費	國外加郵費每冊五分	全年	半年	零售
		二十四冊	十二冊	每冊
		一圓二角	六角	六分

民族復興之學術基礎

張君勳著

三十二開 實價九角

再生雜誌社發行部代售

佛家名相通釋

上下兩卷 定價一元五角

熊十力著

國立北京大學出版組代售